

南齊



列傳第一

南齊書二十

臣蕭子顯撰

皇后

六宮位號漢魏以來因襲增置世不同矣建元  
元年有司奏置貴嬪夫人貴人爲三夫人脩華  
脩儀脩容淑妃淑媛淑儀婕妤容華充華爲九  
嬪美人中才人才人爲散職永明元年有司奏  
貴妃淑妃竝加金章紫綬佩于寘玉淑妃舊擬  
九棘以淑爲溫恭之稱妃爲亞后之名進同貴

妃以比三司夫人之號不殊蕃國降淑媛以比  
九卿七年復置昭容位在九嬪焉建元三年太  
子宮置三內職良娣比開國侯保林比五等侯  
才人比駙馬都尉

宣孝陳皇后諱道正臨淮東陽人魏司徒陳矯  
後父肇之郡孝廉后少家貧勤織作家人矜其  
勞或止之后終不改嫁于宣帝庶生衡陽元王  
道度始安貞王道生后生太祖太祖年二歲乳  
人乏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乳大出

異而乳之宣帝從仕在外后常留家治事教子  
孫有相者謂后曰夫人有貴子而不見也后歎  
曰我三兒誰當應之呼太祖小字曰正應是汝  
耳宣帝殂後后親自執勤婢使有過誤恕不問  
也太祖雖從宦而家業本貧爲建康令時高宗  
等冬月猶無縑纈而奉膳甚厚后每撤去兼肉  
曰於我過足矣殂于縣舍年七十三昇明三年  
追贈竟陵公國太夫人蜜印畫青綬祠以太牢  
建元元年追尊孝皇后贈外祖父肇之金紫光

南齊列傳一  
祿大夫謚曰敬侯后母胡氏爲永昌縣靖君  
高昭劉皇后諱智容廣陵人也祖玄之父壽之  
竝貞外郎后母桓氏夢吞玉勝生后時有紫光  
滿室以告壽之壽之曰恨非是男桓曰雖女亦  
足興家矣后每寢卧家人常見上如有雲氣焉  
年十餘歲歸太祖嚴正有禮法家庭肅然宋泰  
豫元年殂年五十歸葬宣帝墓側今泰安陵也  
門生王清與墓工始下錘有白兔跳起尋之不  
得及墳成兔還栖其上昇明二年贈竟陵公國

夫人三年贈齊國妃印綬如太妃建元元年尊  
謚昭皇后三年贈后父金紫光祿大夫母桓氏  
上虞都鄉君壽之子興道司徒屬文蔚豫章內  
史義徽光祿大夫義倫通直郎

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聞喜人也祖封之給  
事中父璣之左軍參軍后少與豫章王妃庾氏  
爲娣妯庾氏勤女工奉事太祖昭后恭謹不倦  
后不能及故不爲舅姑所重世祖家好亦薄焉  
性剛嚴竟陵王子良妃袁氏布衣時有過后加

訓罰昇明三年爲齊世子妃建元元年爲皇太子妃三年后薨謚穆妃葬休安陵世祖即位追尊皇后贈璣之金紫光祿大夫后母檀氏餘杭廣昌鄉元君舊顯陽昭陽二殿太后皇后所居也永明中無太后皇后羊貴嬪居昭陽殿西范貴妃居昭陽殿東寵姬荀昭華居鳳華栢殿宮內御所居壽昌畫殿南閣置白鷺鼓吹二部乾光殿東西頭置鍾磬兩廂皆宴樂處也上數遊幸諸苑囿載宮人從後車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

漏聲置鍾於景陽樓上宮人聞鍾聲早起裝飾至今此鍾唯應五鼓及三鼓也車駕數幸琅邪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鷄始鳴吳郡韓蘭英婦人有文辭宋孝武世獻中興賦被賞入宮宋明帝世用爲宮中職僚世祖以爲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韓公

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祖韶之吳興太守父曄之太宰祭酒宋世太祖爲文惠太子納后桂陽賊至太祖在新亭傳言已沒宅復

爲人所抄掠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奉穆后庾妃及后挺身送后兄昺之家事平乃出建元元年爲南郡王妃四年爲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爲宮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牀帷陳故古舊釵鐻十餘枚永明十一年爲皇太孫太妃鬱林即位尊爲皇太后稱宣德宮贈后父金紫光祿大夫母桓氏豐安縣君其年十二月備法駕謁太廟高宗即位出居鄱陽王故第爲宣德宮永元三年梁王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天

監十一年薨年五十八葬崇安陵謚曰安后兄是義興太守

鬱林王何妃名婧英廬江瀟人撫軍將軍戢之女也永明二年納爲南郡王妃十一年爲皇太孫妃鬱林王即位爲皇后嫡母劉氏爲高昌縣都鄉君所生母宋氏爲餘杭廣昌鄉君將拜鏡在牀無故墮地其冬與太后同日謁太廟后稟性淫亂爲妃時便與外人姦通在後宮復通帝左右楊珉之與同寢處如伉儷珉之又與帝相

愛褻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賞賜人百數十萬以世祖耀靈殿處后家屬帝被廢后貶爲王妃

海陵王王妃名韶明琅邪臨沂人太常慈女也永明八年納爲臨汝公夫人鬱林即位爲新安王妃延興元年爲皇后其年降爲海陵王妃明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光祿大夫道弘孫也太祖爲高宗納之建元三年除西昌侯夫人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延興元年贈宣城

王妃高宗即位追尊爲敬皇后贈父通直郎景猷金紫光祿大夫母王氏平陽鄉君永泰元年高宗崩改葬祔于興安陵

東昏褚皇后名令璩河南陽翟人太常澄女也建武二年納爲皇太子妃明年謁敬后廟東昏即位爲皇后帝寵潘妃后不被遇黃淑儀生太子誦東昏廢竝爲庶人

和帝王皇后名薜華琅邪臨沂人太尉儉孫也初爲隨王妃中興元年爲皇后帝禪位后降爲

妃

史臣曰后妃之德著自風謠義起閨房而道化天下繰盆獻種罔非耕織佩管晨興與子同事可以光熙闡業作儷公侯孝昭二后竝有賢明之訓不得母臨萬國寶命方昌椒廷虛位有婦人焉空慕周興禎符顯瑞徒萃徽名若使掖阼同休陰教遠燮則馬鄧風流復存乎此太祖創命宮禁貶約毀宋明之紫極革前代之踰奢衣不文繡色無紅采永巷貧空有同素室世祖嗣

位運籍休平壽昌前興鳳華晚構香栢文檉花梁繡柱雕金鏤寶照燭房帷趙瑟吳趨承閑奏曲歲費傍恩足使充羽事由私蓄無損國儲高宗挾數矯情外行儉陋奉已之制曾莫云改東昏喪道侈風大扇銷糜海內以贍浮飾哲婦傾城同符殷夏嗚呼所以垂戒於方來

贊曰宣武孝則識有先知高昭誕武世載母儀裴穆儲闡位亦從隳明敬典冊配在宗枝秋宮亦遽軒景前虧文安廢主百憂已離中興秉制



南齊書卷一  
揖讓弘規

南齊書卷一  
揖讓弘規

南齊書卷一  
揖讓弘規

南齊書卷一  
揖讓弘規

南齊書卷一  
揖讓弘規

南齊書卷一  
揖讓弘規

南齊書卷一  
揖讓弘規

南齊書卷一  
揖讓弘規

南齊書卷一  
揖讓弘規

南齊書卷一  
揖讓弘規

列傳第二

南齊書二十一

文惠太子

臣蕭子顯撰

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世祖長子也世祖年未弱冠而生太子為太祖所愛姿容豐潤小字白澤宋元徽末隨世祖在郢世祖還鎮益城拒沈攸之使太子勞接將帥親侍軍旅除祕書郎不拜授輔國將軍遷晉熙王撫軍主簿事寧世祖遣太子還都太祖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

曰汝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客  
敕荀伯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  
我雖不行內外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時  
時履行轉祕書丞以與宣帝諱同不就改除中  
書郎遷黃門侍郎未拜昇明三年太祖將受禪  
世祖已還京師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他族  
出太子爲持節都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陵司  
州之隨郡軍事左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建元元年封南郡王邑二千戶江左未有嫡皇

孫封王始自此也進號征虜將軍先是梁州刺  
史范栢年誘降晉壽亡命李烏奴討平氐賊楊  
城蘇道熾等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栢年遣將  
陰廣宗領軍出魏興聲援京師而候望形勢事  
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烏奴勸栢年據漢中不  
受命栢年計未決玄邈已至栢年遲回魏興不  
肯下太子慮其爲變乃遣說栢年許啓爲府長  
史栢年乃進襄陽因執誅之栢年梓潼人徙居  
華陽世爲土豪知名州里宋泰始中氐寇斷晉

壽道栢年以倉部郎假節領數百人慰勞通路  
自益州道報命除晉壽太守討平氏賊遂爲梁  
州栢年彊立善言事以應對爲宋明帝所知旣  
被誅巴西太守柳引稱啓太祖敕答曰栢年幸  
可不爾爲之恨恨時襄陽有盜發古墓者相傳  
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  
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自  
照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僧虔云  
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是時州遣按

驗頗得遺物故有同異之論會北虜南侵上慮  
當出樊沔二年徵爲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石  
頭穆妃薨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  
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記服問君所主夫  
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爲此三人爲主喪也今  
鸞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  
弔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  
變革權去杖經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  
皇太子旣一宮之主自應以車駕幸宮依常奉

候既當成服之日吉凶不容相干宜以衰幘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弔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爲可安解侍中上以太子哀疾不宜居石頭山障移鎮西州四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世祖即位爲皇太子初太祖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爲口實既正位東儲善立名尚禮接文士畜養武人皆親近左右布在省闈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以摘句

令太僕周顒撰爲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於坐間少傅王儉曰曲禮云無不敬尋下之奉上可以盡禮上之接下慈而非敬今揔同敬名將不爲昧儉曰鄭玄云禮主於敬便當是尊卑所同太子曰若如來通則忠惠可以一名孝慈不須別稱儉曰尊卑號稱不可悉同愛敬之名有時相次忠惠之異誠以聖旨孝慈互舉竊有徵據禮云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此則其義太子曰資敬奉君資愛事親兼此二

塗唯在一極今乃移敬接下豈復在三之義儉  
曰資敬奉君必同至極移敬逮下不慢而已太  
子曰敬名雖同深淺既異而文無差別彌復增  
疑儉曰繁文不可備設略言深淺已見傳云不  
忘恭敬民之主也書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此  
又經典明文互相起發太子問金紫光祿大夫  
張緒緒曰愚謂恭敬是立身之本尊卑所以竝  
同太子曰敬雖立身之本要非接下之稱尚書  
云惠鮮鰥寡何不言恭敬鰥寡邪緒曰今別言

之居然有恭惠之殊摠開記首所以共同斯稱  
竟陵王子良曰禮者敬而已矣自上及下愚謂  
非嫌太子曰本不謂有嫌正欲使言與事符輕  
重有別耳臨川王暎曰先舉必敬以明大體尊  
卑事數備列後章亦當不以摠略而礙太子又  
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十一人竝以筆對  
太子問王儉曰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  
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相當儉曰乾健震動  
天以運動爲德故言帝出震太子曰天以運動

南齊列傳二  
五  
爲德君自體天居位震雷爲象豈體天所出儉  
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萬物出乎震  
故亦帝所與焉儉又諮太子曰孝經仲尼居曾  
子侍夫孝理弘深大賢方盡其致何故不授顏  
子而寄曾生太子曰曾生雖德慙體二而色養  
盡禮去物尚近接引非隔弘宣規教義在於此  
儉曰接引非隔弘宣雖易去聖轉遠其事彌輕  
旣云人能弘道將恐人輕道廢太子曰理旣有  
在不容以人廢言而況中賢之才弘上聖之教

寧有壅塞之嫌臨川王暎諮曰孝爲德本常是  
所疑德施萬善孝由天性自然之理豈因積習  
太子曰不因積習而至所以可爲德本暎曰率  
由斯至不俟明德大孝榮親衆德光備以此而  
言豈得爲本太子曰孝有深淺德有大小因其  
分而爲本何所稍疑太子以長年臨學亦前代  
未有也明年上將訊丹陽所領囚及南北二百  
里內獄詔曰獄訟之重政化所先太子立年作  
貳宜時詳覽此訊事委以親決太子乃於玄圃

園宣猷堂錄三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年好遊  
宴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  
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民風韻甚和  
而性頗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  
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樓觀塔宇多  
聚竒石妙極山水慮上宮中望見乃傍列脩竹  
內施高鄣造游觀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  
須臾成立若應毀撤應手遷徙善製珍玩之物  
織孔雀毛爲裘光彩金翠過於雉頭矣以晉明

帝爲太子時立西池乃啓世祖引前例求東田  
起小苑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實太子使  
宮中將吏更番役築宮城苑巷制度之盛觀者  
傾京師上性雖嚴多布耳目太子所爲無敢啓  
者後上幸豫章王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  
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懼  
皆藏匿之由是見責太子素多疾體又過壯常  
在宮內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咫尺  
宮禁而上終不知十年豫章王疑薨太子見上

友于既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鐫勒十一年春正月太子有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曰臣地屬元良業微三善光道樹風於焉蓋闕晨宵凶懼有若臨淵攝生舛和構離痾疾大漸惟幾顧陰待謝守器難永視膳長違仰戀慈顏內懷感哽竊惟死生定分理不足悲伏願割無已之悼損既往之傷寶衛聖躬同休七百臣雖沒九泉無所遺恨時年三十六太子年始過立久在儲宮得參政事內外百司咸謂旦暮繼體及薨朝野驚惋焉上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歛以袞冕之服謚曰文惠葬景安陵世祖履行東宮見太子服翫過制大怒勅有司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爲崇虛館鬱林立追尊爲文帝廟稱世宗初太子內懷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悅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後明帝立果大相誅害

史臣曰上古之世父不哭子壽夭悠悠尚嗟恒事況夫正體東儲方樹年德重基累葉載茂皇



家守器之君已知耕稼雖温文具美交弘盛迹  
武運將終先期夙殞傳之幼少以速顛危推此  
而論亦有冥數矣  
贊曰二象垂則三星麗天樹嫡惟長義匪求賢  
方爲守器植命不延

列傳第二

南齊書二十一

列傳第三

南齊書二十二

豫章文獻王

臣蕭子顯撰

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太祖第二子寬仁弘雅  
有大成之量太祖特鍾愛焉起家爲太學博士  
長城令入爲尚書左民郎錢唐令太祖破薛索  
兒改封西陽以先爵賜爲晉壽縣侯除通直散  
騎侍郎以偏憂去官桂陽之役太祖出頓新亭  
壘板嶷爲寧朔將軍領軍衛從休範率士卒攻

壘南疑執白虎幡督戰屢摧却之事寧遷中書  
郎尋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時沈攸之責賧伐  
荊州界內諸蠻遂反五溪禁斷魚鹽羣蠻怒西  
溪蠻王曰頭擬殺攸之使攸之責賧千萬頭擬  
輸五百萬發氣死其弟婁侯纂立頭擬子田都  
走入獠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平民至郡城下  
疑遣隊主張莫兒率將吏擊破之田都自獠中  
請立而婁侯懼亦歸附疑誅婁侯於郡獄命田  
都繼其父蠻衆乃安入爲宋順帝車騎諮議參

軍府掾轉驃騎仍遷從事中郎詔司徒表粲粲  
謂人曰後來佳器也太祖在領軍府疑居清溪  
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內疑令左右儻  
刀戟於中庭蒼梧從墻間窺見以爲有備乃去  
太祖在鎮憂危旣切期渡江北起兵疑諫曰主  
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  
兵鮮有克勝物情疑惑必先人受禍今於此立  
計萬不可失蒼梧王殞太祖報疑曰大事已判  
汝明可早入順帝即位轉侍中摠宮內直衛沈

攸之之難太祖入朝堂疑出鎮東府加冠軍將軍表粲舉兵夕丹陽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疑遣帳內軍主戴元孫二千人隨薛道淵等俱至石頭焚門之功元孫預焉先是王蘊薦部曲六十人助爲城防實以爲內應也疑知蘊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檢皆已亡去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上流平後世祖自尋陽還疑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軍事左將軍江州刺史常侍如故給鼓吹一部

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千五百戶仍徙都督荆湖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時太祖輔政務在省約停府州儀迎物僕射王儉牋曰舊楚蕭條仍歲多故荒民散亡寔須緝理公臨莅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州慕義自庾亮以來荆楚無復如此美政古人暮月有成而公旬日致治豈不休哉初沈攸之欲聚衆開民相告士庶坐執役者甚衆疑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

刑以下不連臺者皆原遣以市稅重濫更定槁  
格以稅還民禁諸市調及苗籍二千石官長不  
得與人爲市諸曹吏聽分畝假百姓甚悅禪讓  
之間世祖欲速定大業疑依違其事默無所言  
建元元年太祖即位赦詔未至疑先下令蠲除  
國內昇明二年以前逋負遷侍中尚書令都督  
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揚州刺史持節如故封豫章郡王邑三千戶  
會北虜動上思及經略乃詔曰神牧摠司王畿

誠爲治要荆楚領馭遐遠任寄弘隆自頃公私  
凋盡綏撫之宜尤重恒日復以爲都督荆湘雍  
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南蠻校尉荆湘二  
州刺史持節侍中將軍開府如故晉宋之際刺  
史多不領南蠻別以重人居之至是有二府荆  
州資費歲錢三千萬布萬匹米六萬斛又以江  
湘二州米十萬斛給鎮府湘州資費歲七百萬  
布三千匹米五萬斛南蠻資費歲三百萬布萬  
匹綿千斤絹三百匹米千斛近代莫比也尋給

油絡俠望車二年春虜寇司豫二州疑表遣南蠻司馬崔慧景北討又分遣中兵參軍蕭惠朗援司州屯西關虜軍濟淮攻壽春分騎當出隨鄧衆以爲憂疑曰虜入春夏非動衆時令豫司疆守遏其津要彼見堅嚴自當潰散必不敢越二鎮而南也是時纂嚴疑以荊州隣接蠻蜚慮其生心令鎮內皆緩服旣而虜竟不出樊鄧於壽春敗走尋給班劔二十人其夏於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四十人取舊族父祖位正佐臺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穀過賤聽民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義陽劫帥張羣亡命積年鼓行爲賊義陽武陵天門南平四郡界被其殘破沈攸之連討不能禽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羣從下郢於路先叛結寨於三溪依據深險疑遣中兵參軍虞欣祖爲義陽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爲禮遺於坐斬首其黨數百人皆散四郡獲安入爲都督揚南徐二州諸

軍事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持節侍中如故加兵置佐以前軍臨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府疑以將還都脩治解宇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齎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疑發江陵感疾至京師未瘳上深憂慮爲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上幸東府設金石樂敕得乘輿至宮六門太祖崩疑哀號眼耳皆出血世祖即位進位太尉置兵佐解侍中增班劍爲三十人建元年中世祖以事失旨太

祖頗有代嫡之意而疑事世祖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世祖友愛亦深永明元年領太子太傅解中書監餘如故手啓上曰陛下以叡孝纂業萬寓惟新諸弟有序臣屢荷隆愛叨授台首不敢固辭俛仰祇寵心寬如失負重量力古今同規臣窮生如浮質操空素任居鼎右已移氣序自頃以來宿疾稍纏心慮恍惚表於容狀視此根候常恐命不勝恩加以星緯屢見災祥雖脩短有恒能不耿介比心欲從俗啓解今職

但厝辭爲鄙或貽物誚所以息意緘嘿一委時  
運而可復加寵榮增其顛墜且儲傅之重實非  
恒選遂使太子見臣必束帶宮臣皆再拜二三  
之宜何以當此陛下同生十餘今唯臣而已友  
于之愛豈當獨臣鍾其隆遇別奉啓事仰祈恩  
照臣近亦侍言太子告意子良具因王儉申啓  
未知粗上聞未福慶方隆國祚永始若天假臣  
年得預人位唯當請降貂璫以飾微軀永侍天  
顏以惟畢世此臣之願也服之不衷猶爲身災

況寵爵乎殊榮厚恩必誓以命請上答曰事中  
恐不得從所陳宗氏以來州郡秩俸及供給多  
隨土所出無有定准疑上表曰循革貴宜損益  
資用治在夙均政由一典伏尋郡縣長尉俸祿  
之制雖有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由風俗東北異  
源西南各緒習以爲常因而弗變緩之則莫非  
通規澄之則靡不入罪殊非約法明章先令後  
刑之謂也臣謂宜使所在各條公用公田秩石  
迎送舊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調尚書精加

洗覈務令優衷事在可通隨宜開許損公侵民  
一皆止却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爲恒制從之  
疑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闋加侍  
中二年詔曰漢之梁孝寵異列蕃晉之文獻秩  
殊恒序況乃地侔前准勲兼徃式雖天倫有本  
而因事增情宜廣田邑用申恩禮增封爲四千  
戶宋元嘉世諸王入齋閣得白服帟帽見人主  
唯出大極四廂乃備朝服自比以來此事一斷  
上與疑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許依元嘉疑固

辭不奉敕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  
焉啓自陳曰臣自還朝便省儀刀捉刀左右十  
餘亦省唯郊外遠行或復暫有入殿亦省服身  
今所牽仗二俠轂二白直共七八十人事無大  
小臣必欲上啓伏度聖心脫未委曲或有言其  
多少不附事實仰希即賜垂敕又啓揚州刺史  
舊有六白領合扇二白拂臣脫以爲疑不審此  
當云何行園苑中乘輦出籬門外乘輦鳴角皆  
相仍如此非止於帶神州者未審此當云何方



有行來不可失衷上答曰儀刀捉刀不應省也  
俠轂白直乃可共百四五十以還正是耳亦不  
曾聞人道此吾自不使諸王無仗況復汝耶在  
私園苑中乘此非疑郊外鳴角及合扇并拂先  
乃有不復施用此來甚久凡在鎮自異還京師  
先廣州乃立鼓吹交部遂有輦事隨時而改亦  
復有可得依舊者汝若有疑可與王儉諸人量  
衷但令人臣之儀無失便行也又啓曰臣拙知  
自處闇於疑訪常見素姓扶詔或著布屨不意

爲異臣在西朝拜王儀飾悉依宋武陵事例有  
二鄣扇仍此下都脫不爲疑小兒奴子並青布  
袴衫臣齋中亦有一人意謂外庶所服不疑與  
羊車相類曲荷慈旨今悉改易臣昔在邊鎮不  
無羽衛自歸朝以來便相分遣俠轂白直格置  
三百許人臣頃所引不過一百常謂京師諸王  
不煩牽仗若郊外遠行此所不論有仗者非臣  
一人所以不容方幅啓省又因王儉備宣下情  
臣出入榮顯禮容優泰第宇華曠事垂素約雖

宋之遺製恩處有在猶深非服之慙威衛之請  
仰希曲照上答曰傳詔臺家人耳不足涉嫌鄣  
扇吾識及以來未見故有敕耳小兒奴子本非  
嫌也吾有所聞豈容不敕汝知令物致議耶吾  
已有敕汝一人不省俠轂但牽之吾昨不通仗  
事儉已道吾即令答不煩有此啓須間言自更  
一二又啓曰違遠侍宴將踰一紀憂苦間之始  
得開顏近頻侍座不勝悲喜沾飲過量實欲仰  
示恩狎令自下知見以杜游塵陛下留恩子弟

此情何異外物政自彊生間節聲其厚薄伏度  
或未上簡臣前在東田承恩過醉實思歎徃秋  
之謗故言啓至切亦令羣物聞之伏願已照此  
心前侍幸諱梁文帝也宅臣依常乘車至仗後監伺  
不能示臣可否便互競啓間云臣車逼突黃屋  
麾旄如欲相中推此用意亦何容易仰賴慈明  
即賜垂敕不爾臣終不知闇貽此累比日禁斷  
整密此白常理外聲乃云起臣在華林輒捉御  
刀因此更嚴度情推理必不容爾爲復上啓知

耳但風塵易至和會實難伏願猶憶臣石頭所  
啓無生間縫比閑侍無次略附茹亮口宣臣由  
來華素已具上簡每欲存衷意慮不周或有乖  
常且臣五十之年爲翫幾時爲此亦復不能以  
理內自制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改脩正而已  
小小製置已自仰簡徃歲收合得少雜材并蒙  
賜故板啓榮內許作小眠齋始欲成就皆補接  
爲辨無乖格製要是檉栢之華一時新淨東府  
又有齋亦爲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住止下情竊

所未安訊訪東宮玄圃乃有栢屋製甚古拙內  
中無此齋臣乃欲壞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  
前且補接旣多不可見移亦恐外物或爲異論  
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否臣公家住止率  
爾可安臣之今啓實無意識亦無言者太子亦  
不知臣有此屋政以東宮無而臣自處之體不  
宜爾爾所啓蒙允臣便當敢成第屋安之不疑  
陛下若不照體臣心便當永廢不脩臣自謂今  
啓非但是自處宜然實爲微臣往事伏願必垂

降許伏見以諸王舉貨屢降嚴旨少拙營生已  
應上簡府州郡邸舍非臣私有今巨細所資皆  
是公潤臣私累不少未知將來罷州之後或當  
不能不試學營覓以自贍連年惡疾餘顧影單  
回無事畜聚唯逐手爲樂耳上答曰茹亮今啓  
汝所懷及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  
爲作煩長啓事凡諸普敕此意可尋當不關汝  
一人也宜有敕事吾亦必道頃見汝自更委悉  
書不欲多及屋事慎勿彊厝此意白澤亦當不

解何意爾三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疑求解太傅  
不許皇孫婚竟又陳解詔曰公惟德惟行無所  
厝辭且魯且衛其誰與二方式範當時流聲史  
籍豈容屢乘撝謙以乖期寄疑常慮盛滿又因  
宮宴求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  
汝一世無所多言世祖即位後頻發詔拜陵不  
果行遣疑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泐井有水  
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不許取絹一疋橫繫  
牛角放歸其家爲治存寬厚故得朝野歡心四

南齊書卷三  
年唐寓之賊起啓上曰此段小寇出於兇愚天  
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可不爾此藉  
聲聽皆云有由而然豈得不仰啓所懷少陳心  
款山海崇深臣獲保安樂公私情願於此可見  
齊有天下歲月未久澤沾萬民其實未多百姓  
恃險懷惡者衆陛下曲垂流愛每存優旨但頃  
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撻籍  
檢工巧督郵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  
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

可精寓宙之內何可周視公家何嘗不知民多  
欺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爲此實非乖理  
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兒大臣猶不皆能  
伏理況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兇迷相類  
止於一處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紘紘久欲  
上啓閑侍無因謹陳愚管伏願特留神思上答  
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爲是不蚊蟻何足  
爲憂已爲義勇所破官軍昨至今都應散滅吾  
政恨其不辨大耳亦何時無亡命邪後乃詔聽

復籍注五年進位大司馬八年給阜輪車尋加中書監固讓嶷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脩理之七年啓求還第上令世子子廉代鎮東府上數幸嶷第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騏驎於東岡上騏驎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模範而莫及也永明末車駕

數游幸唯嶷陪從上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嶷下輦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爲尉司所呵也嶷對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上大笑上謀北伐以虜所獻氍毹車賜嶷每幸第清除不復屏人上敕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妃庾氏常有疾瘳上幸後堂設金石樂宮人畢至每臨幸輒極日盡歡嶷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偕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

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十年上封嶷諸子舊例千戶嶷欲五子俱封啓減人五百戶其年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百萬營功德嶷又啓曰臣自嬰今患亟降天臨醫走術官泉開藏府慈寵優渥備極人臣生年疾迫遽陰無幾願陛下審賢與善極壽蒼旻彊德納和爲億兆御臣命違昌數奄奪恩憐長辭明世伏涕嗚咽薨年四十九其日上再視疾至薨乃還宮詔曰嶷明哲至親勲高業始德懋王朝道光區縣

奄至薨逝痛酷拙割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今便臨哭九命之禮宜備其制斂以袞冕之服溫明祕器命服一具衣一襲喪事一依漢東平王故事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大官朝夕送奠大司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過葬竟陵王子良啓上曰臣聞春秋所以稱王母弟者以尊其所重故也是以禮秩殊品爵命崇異在漢則梁王備出警入蹕之儀在晉則齊王具殊服九命之贈江左以來尊親是闕故致袞章之典廢而不傳寔由

南齊書卷之三  
人缺其位非禮虧省齊王故事與今不殊締構  
王業功迹不異凡有變革隨時之宜者政緣恩  
情有輕重德義有厚薄若事籌前規禮無異則  
且梁齊闕令終之美猶饗褒贈之榮況故大司  
馬仁和著於天性孝悌終於立身節義表於勤  
王寬猛彰於御物奉上無艱劬之貌接下無毀  
傷之容淡矣止於清貞無喜愠之色悠然栖於  
靜默絕馳競之聲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  
終之者理實爲難在於令行無廢斯德東平樂

於小善河間悅於詩書勲績無聞艱危不涉尚  
致卓爾不羣英聲萬代況今協贊皇基經綸霸  
始功業高顯清譽逾彰富貴隆重廉潔彌峻等  
古形今孰類茲美臣愚忖度未有斯例凡庶族  
同氣愛睦尚少豈有仰覩陛下垂友于之性若  
此者乎共起布衣俱登天貴生平遊處何事不  
同分甘均味何珍不等未嘗覩貌而天心不懽  
見形而聖儀不悅爰及臨危捨命親瞻喘息萬  
分之際沒在聖目號哭動乎天地憾慟驚乎鬼



神乃至撤膳移寢坐泣遷旦神儀損耗隔宿改容奉瞻聖顏誰不悲慄歷古所未聞記籍所不載既有若斯之大德而典服之贈不彰如其脫致虧忘追改爲煩不令千載之下物有遺恨其德不具美者尚荷嘉隆之命況事光先烈者寧可缺茲盛典臣恐有識之人容致其議且庶族近代桓溫庾亮之類亦降殊命伏度天心已當有在又詔曰寵章所以表德禮秩所以紀功慎終追遠前王之盛策累行疇庸列代之通誥故

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刺史新除中書監豫章王疑體道秉哲經仁緯義挺清譽於弱齡發韶風於早日締綸霸業之初翼讚皇基之始孝睦著於鄉閭忠諒彰乎邦邑及秉德論道摠牧神甸七教必荷六府咸理振風潤雨無譽於時候卹民拯物有篤於矜懷雍容廊廟之華儀形列郡之觀神凝自遠具瞻允集朕友于之深情兼家國方授以神圖委諸廟勝緝頌九絃陪禪五岳天不憖

遺奄焉薨逝哀痛傷惜震慟乎厥心今先遠戒  
期龜謀襲吉宜加茂典以協徽猷可贈假黃鉞  
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綠綬綬具九服  
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  
輅黃屋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輜輶車前後部羽  
葆鼓吹葬送儀依東平王故事疑臨終召子子  
廉子恪曰人生在世本自非常吾年已老前路  
幾何居今之地非心期所及性不貪聚自幼所  
懷政以汝兄弟累多損吾慕志耳吾無後當共

相勉厲篤睦爲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富  
貧此自然理無足以相陵侮若天道有靈汝等  
各自脩立灼然之分無失也勤學行守基業治  
閨庭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  
賢亦當不以吾沒易情也三日施靈唯香火槃  
水盂飯酒脯檳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甘  
菓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輦扇繖  
朔望時節席地香火槃水酒脯盂飯檳榔便足  
雖才愧古人意懷粗亦有在不以遺財爲累主

衣所餘小弟未婚諸妹未嫁凡應此用本自茫然當稱力及時率有爲辦事事甚多不復甲乙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爲後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鐵鐮刀一口作冢勿令深一一依格莫過度也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遊戲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爲功德子廉等號泣奉行世祖哀痛特至至冬乃舉樂宴朝臣上獻欷流涕諸王邸不得起樓臨瞰宮掖上後登景陽望見樓悲

感乃敕毀之薨後第庫無見錢世祖敕貨雜物服飾得數百萬起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萬至上崩乃省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有投書相告置鞞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羣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吳郡張稷最被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牋曰道德以可久傳聲風流以浸遠隳稱雖復青簡締芳未若玉石之不朽飛翰圖藻豈伊雕篆之無沫丞相沖粹表於天

真淵照殆乎機象經邦緯民之範體國成務之  
規故以業茂惟賢功高則哲神輝眇邈獻筭不  
追感纏奉車恨百留滯下官夙稟名節思義軫  
慕望墜結哀輒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壟  
首庶徽猷有述茂則方存昔子香淳德留銘江  
介鉅平遺烈墮淚漢南況道尊前往惠積聯綿  
者哉下官今便反假無由躬事刊斲須至西州  
鳩集所資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藹又與右率  
沈約書曰夫道宣餘烈竹帛有時先朽德孚遺

事金石更非後亡丞相獨秀生民傍照日月標  
勝丘園素履穆於忠義譽應華袞功迹著於弼  
諧無得而稱理絕照載若夫日用閒寂雖無取  
於錙銖歲功宏達諒有寄於衡石竊承貴州士  
民或建碑表俾我荆南閱感無地且作紀江漢  
道基分陝衣冠禮樂咸被後昆若其望碑盡禮  
我州之舊俗傾壘罷肆鄙士之遺風庶幾前列  
或不泯墜荆江湘三州策名不少竝欲各率毫  
釐少申景慕斯文之託歷選惟疑必待文蔚辭

宗德僉茂履非高明而誰豈能騁無愧之辭訓  
式瞻之望吾西州窮士一介寂寥恩周榮譽澤  
遍衣食永惟道廕日月就遠緬尋遺烈觸目崩  
心常謂福齊南山慶鍾仁壽吾儕小人貽塵帷  
蓋豈圖一旦遂投此請約答曰丞相風道引曠  
獨秀生民凝猷盛烈方軌伊且懋遺之感朝野  
同悲承當刊石紀功傳華千載宜須盛述實允  
來談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  
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

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形富內自非一世  
辭宗難或與此約問閭鄙人名不入第歛酬今  
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沾背  
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稚  
珪爲文子廉字景藹初疑養魚復侯子響爲世  
子子廉封永新侯千戶子響還本子廉爲世子  
除寧朔將軍淮陵大守太子中書舍人前軍將  
軍善撫諸弟子十一年卒贈侍中謚哀世子第  
三子子操泉陵侯王侯出身官無定准素姓三

南齊及傳三  
公長子一人爲員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爲給事中自此齊末皆以爲例永泰元年南康侯子恪爲吳郡太守避王敬則難奔歸以子操爲寧遠將軍吳郡太守永元中爲黃門郎義師圍城子操與弟宜陽侯子光卒於尚書都座第四子子行洮陽侯早卒子元琳嗣今上受禪詔曰褒隆往代義炳彝則朕當此樂推思引前典豫章王元琳故巴陵王昭秀胄子同齊氏宗國高武嫡胤宜祚井邑以傳世祀降新淦縣侯五百戶

史臣曰楚元王高祖亞弟無功漢世東平憲王辭位永平未及光武之業梁孝惑於勝詭安平心隔晉運蕃輔貴盛地實高危持滿戒盈鮮能全德豫章宰相之器誠有大真因心無矯率由遠度故能光贊二祖內和九族實同周氏之初周公以來則未知所匹也

贊曰堂堂烈考德邁前蹤移忠以孝植友惟恭帝載初造我王奮庸邦家有關我王彌縫道深日用事緝民雍愛傳餘祀聲流景鍾

列傳第二  
列傳第三  
列傳第四  
列傳第五

# 列傳第四

## 南齊書二十三

臣蕭子顯撰

褚淵 淵弟澄

王儉

褚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祖秀之宋太常父  
湛之驃騎將軍尚宋武帝女始安哀公主淵少  
有世譽復尚文帝女南郡獻公主姑姪二世相  
繼拜駙馬都尉除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太宰參  
軍太子洗馬秘書丞湛之卒淵推財與弟唯取

書數千卷襲爵都鄉侯歷中書郎司徒右長史吏部郎宋明帝卽位加領太子屯騎校尉不受遷侍中知東宮事轉吏部尚書尋領太子右衛率固辭司徒建安王休仁南討義嘉賊屯鵠尾遣淵詣軍選將帥以下勲階得自專決事平加驍騎將軍薛安都以徐州叛虜頻寇淮泗遣淵慰勞北討眾軍淵還啓帝言盱眙以西戎備單寡宜更配衣汝陰荆亭竝已圍逼安豐又已不守壽春衆力正是自保若使遊騎擾壽陽則江外

危迫歷陽瓜步鍾離義陽皆須實力重戍選有幹用者處之帝在藩與淵以風素相善及即位深相委寄事皆見從改封雩都縣伯邑五百戶轉侍中領右衛將軍尋遷散騎常侍丹陽尹出爲吳興太守常侍如故增秩千石固辭增秩明帝疾甚馳使召淵付以後事帝謀誅建安王休仁淵固諫不納復爲吏部尚書領常侍衛尉如故不受乃授右僕射衛尉如故淵以母年高羸疾晨昏須養固辭衛尉不許明帝崩遺詔以爲



中書令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與尚書令表粲受顧命輔幼主淵同心共理庶事當奢侈之後務弘儉約百姓賴之接引賓客未嘗驕倦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姦賂公行淵不能禁也遭庶母郭氏喪有至性數日中毀頓不可復識暮年不盥櫛惟泣淚處乃見其本質焉詔斷哭禁弔客葬畢起爲中軍將軍本官如故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反淵與衛將軍表粲入衛宮省鎮集衆心淵初爲丹陽與從弟炤同載出道逢太祖淵

舉手指太祖以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出爲吳興太祖餉物別淵又謂人曰此人材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太祖豫焉太祖旣平桂陽遷中領軍領南兗州增戶邑太祖固讓與淵及衛軍表粲書曰下官常人志不及遠隨運推斥妄踐非涯才輕任重夙宵冰惕近值國危含氣同奮況在下官寧吝身命履冒鋒炭報効恒理而褒嘉之典偏見甄沐貴登端戎秩加爵土瞻言霄衢魂神震墜下官奉上以誠率性無

矯前後忝荷未嘗固讓至若今授特深惟迫寔以銜恩先旨義兼陵闕識蔽防萌宗戚構禍引誚歸咎旣已覲顏乃復乘災求幸藉亂取貴斯實國家之恥非臣子所忍也且榮不可濫寵不可昧乞蠲中俟請停增邑庶保止足輸効淮湄如使伐匈奴凱歸反旆以此受爵不復固辭矣淵粲答曰來告穎亮敬挹無已謙貶居心深承非飾此誠此旨久著言外況復造席舒衿迂翰緒意推情顧已信足書紳但今之所宜商榷必

以輕重相推世惟多難事屬雕弊四維惟擾邊氓未安國家費廣府藏須備北狄侵邊憂虞交切寓內含識尚爲天下危心相與共荷任寄若此當可稍脩廉退不求之懷抱實謂不可了其不可理無固執且勅寇窮凶勢過原燎豐逆倉卒終古未聞常時懼惑當慮先定結壘新亭枕戈待敵斷決之策寔有由然鋒鏑初交元惡送首揔律制竒判於此舉裂邑萬戶登爵槐鼎亦何足少酬勲勞粗塞物聽今以近侍禁旅進昇

中候乘平隨牒取此非叨濟河昔所履牧鎮軍  
秩不逾本詳校階序愧在未優就加沖損特虧  
朝制奉職數載同舟無幾劉領軍峻節霜明臨  
危不顧音迹未晞奄成今古迷途失偶慟不及  
悲戎謨內寄恒務倍急秉操辭榮將復誰委誠  
惟軍柄所期自增茂主社誓貫朝廷匹夫里語  
尚欲信厚君令必行逡巡何路凡位皆物首功  
在衆先進退之宜當與衆共苟殉獨善何以處  
物受不自私彌見至公表裏詳究無而後可想

體殊常深思然納太祖乃受命其年淵加尚書  
令侍中給班劔二十人固讓令三年進爵爲侯  
增邑千戶服闋改授中書監侍中護軍如故給  
鼓吹一部明年淵後嫡母吳郡公主薨毀瘠如  
初葬畢詔攝職固辭又以碁祭禮及解職並不  
許蒼梧酷暴稍甚太祖與淵及表粲言世事粲  
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代所行縱  
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歸心太祖及廢蒼梧羣  
公集議表粲劉秉旣不受任淵曰非蕭公無以

了此手取書授太祖太祖曰相與不肯我安得  
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侍中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沈攸之事起袁粲  
懷貳太祖召淵謀議淵曰西夏豐難事必無成  
公當先備其內耳太祖密爲其備事平進中書  
監司空本官如故齊臺建淵白太祖引何曾自  
魏司徒爲晉丞相求爲齊官太祖謙而不許建  
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封南康郡  
公邑三千戶淵固讓司徒與僕射王儉書欲依

蔡謨事例儉以非所宜言勸淵受命淵終不就  
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  
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嘗歎曰褚  
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矣尋加尚書令  
本官如故二年重申前命爲司徒又固讓是年  
虜動上欲發王公已下無官者爲軍淵諫以爲  
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乃止朝廷機事多與諮  
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大宴集酒後謂羣臣  
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

儉等未及答淵歛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  
龍顏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爲宋祐久矣淵  
涉獵談議善彈琵琶世祖在東宮賜淵金鏤柄  
銀柱琵琶性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  
煙焰甚逼左右驚擾淵神色怡然索輦來徐去  
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之以淵眼多白精謂之白  
虹貫日言爲宋氏亡徵也太祖崩遺詔以淵爲  
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立優  
策尚書王儉議以爲凡居本官別拜錄推理應

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  
策竝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  
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  
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揔任彌重  
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  
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旣異王侯不  
假優文從之尋增淵班劔爲三十人五日一朝  
頃之寢疾上相星連有變淵憂之表遜位又因  
王儉及侍中王晏口陳於世祖世祖不許又啓

曰臣顧惟凡薄福過災生未能以正情自安遠  
慙彥輔既內懷耿介便覺晷刻難推叨職未久  
首歲便嬰疾篤爾來沈痼頻經危殆彌深憂震  
陛下曲存遲回或謂僉議同異此出於留慈每  
過愛欲其榮臣年四十有八叨忝若此以疾陳  
遜豈駭聽察揔錄之任江左罕授上隣亞台升  
降蓋微今受祿弗辭退絀斯願於臣名器非曰  
貶少萬物耳目皎然共見寧足仰延聖慮稍垂  
矜惜臣若內飾廉譽外循謙後此則憲書行勅

刑綱是肅臣赤誠不能行亦幽明所不宥區區  
寸心歸啓以實自吝寸陰寔願萬倍堯世昔王  
弘固請乃於司徒爲衛將軍宋氏行之不疑當  
時物無異議以臣方之曾何足說伏願恢闡宏  
猷賜開亭造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乃改授司  
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上遣侍中王  
晏黃門郎王秀之問疾薨家無餘財負債至數  
十萬詔曰司徒奄至薨逝痛怛慟懷比雖疋瘵  
便力出臨哭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二十萬布二百疋蠟二百斤時司空掾屬以淵未拜疑應爲吏敬不王儉議依禮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史又以淵旣解職而未恭後授府猶應上服以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爲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服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齊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又詔曰夫褒德所以紀民慎終所以歸厚前王習祖盛典咸必由之故侍中

司徒錄尚書事新除司空領驃騎將軍南康公淵履道秉哲鑒識弘曠爰初弱齡清風夙舉登庸應務具瞻允集孝友著於家邦忠貞彰於亮采佐命先朝經綸王化契闊屯夷綢繆終始摠錄機衡四門惟穆諒以同規往古式範來今謙光彌遠屢陳降挹權從高旨用虧大猷將登上列永翼聲教天不憖遺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其贈公太宰侍中錄尚書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劔爲六十人葬送之禮悉依宋

南齊書卷四  
太保王弘故事謚曰文簡先是庶姓三公轎車  
未有定格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幢絡自淵始  
也又詔淵妻宋故巴西公主埏隧暨啓宜贈南康  
郡公夫人長子賁字蔚先解褐祕書郎昇明中  
爲太祖太尉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太傅戶曹  
屬黃門郎領羽林監齊世子中庶子領翊軍校  
尉建元初仍爲官官歷侍中淵薨服闋見世祖  
賁流涕不自勝上甚嘉之以爲侍中領步兵校  
尉長史左民尚書散騎常侍祕書監不拜六年

上表稱疾讓封與弟綦世以爲賁恨淵失節於  
宋室故不復仕永明七年卒詔賜錢三萬布五  
十匹

綦字茂緒永明中解褐爲貞外郎出爲義興太  
守八年改封巴東郡侯明年表讓封還賁子霽  
詔許之建武末爲太子詹事度支尚書領軍將  
軍永元  
太常謚穆淵弟澄

澄字彥道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  
生淵後尚吳郡公主生澄淵事主孝謹主愛之



湛之亡主表淵為嫡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  
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建元中為吳郡  
太守豫章王感疾太祖召澄為治立愈尋遷左  
民尚書淵薨澄以錢萬一千就招提寺贖太祖  
所賜淵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纓又贖淵介憤犀  
導及淵常所乘黃牛永明元年為御史中丞表  
彖所奏免官禁錮見原遷侍中領右軍將軍以  
勤謹見知其年卒澄女為東昏皇后永元元年  
追贈金紫光祿大夫時東陽徐嗣醫術妙有一

僖父冷病積年重茵累褥牀下設鑪火猶不差  
嗣為作治盛冬月令僖父裸身坐石上以百瓶  
水從頭自灌初與數十瓶寒戰垂死其子弟相  
守垂泣嗣令滿數得七八十瓶後舉體出氣如  
雲蒸嗣令徹牀去被明日立能起行云此大熱  
病也又春月出南籬門戲聞笳屋中有呻吟聲  
嗣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治必死乃往視一姥  
稱舉體痛而處處有黥黑無數嗣還煮升餘湯  
送令服之姥服竟痛愈甚跳投牀者無數須臾

所黥處皆拔出長寸許乃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事驗甚多過於澄矣

王儉字仲寶琅琊沂人也祖曇首宋右光祿父僧綽金紫光祿大夫儉生而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章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有神彩專心篤學手不釋卷丹陽尹袁粲聞其名言之於明帝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塚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

故事不行解褐祕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祕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表辭甚典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爲司徒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舊時議不許蒼梧暴虐儉憂懼告袁粲求出引晉新安主婿王獻之爲吳興例補義興太守還爲黃門郎轉吏部郎昇明二年遷長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儉察太祖雄異先於領府衣裾太祖爲太尉引爲右長

史恩禮隆密專見任用轉左長史及太傅之授  
儉所唱也少有宰相之志物議咸相推許時大  
典將行儉爲佐命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淵唯  
爲禪詔文使儉參治之齊臺建遷右僕射領吏  
部時年二十八太祖從容謂儉曰我今日以青  
溪爲鴻溝對曰天應人順庶無楚漢之事建元  
元年改封南昌縣公食邑二千戶明年轉左僕  
射領選如故上壞宋明帝紫極殿以材柱起宣  
陽門儉與褚淵及叔父僧虔連名上表諫曰臣

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輿春臺將立晉卿乘  
議北宮肇構漢臣盡規彼二君者或列國常矣  
或守文中主尚使諫諍在義即悅況陛下聖哲  
應期臣等職司隆重敢藉前誥竊乃有心陛下  
登庸宰物節省之教旣昭龍袞璇極簡約之訓  
彌遠乾華外構采椽不斲紫極故材爲宣陽門  
臣等未譬也夫移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之美畏  
影迹而馳騫豈靜處之方且又三農在日千畝  
成事輟望歲之勤興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大

猷光示遐邇若以門居宮南重陽所屬年月稍  
久漸就淪胥自可隨宜脩理而合度改作之煩  
於是乎息所啓謬合請付外施行上手詔酬納  
宋世外六門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樽者言  
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墻  
儉又諫上答曰吾欲令後世無以加也朝廷初  
基制度草創儉識舊事問無不答上歎曰詩云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今亦天爲我生儉也其年  
儉固請解連表曰臣遠尋終古近察身事邀恩

幸藉未見其倫何者子房之遇漢后公達之逢  
魏君史籍以爲美談君子稱其高義二臣才堪  
王佐理非曲私兩主專仗威武有傷寬裕豈與  
庸流之人憑含弘之澤者同年而語哉預在有  
心胡寧無感如使傾宗殞元有益塵露猶當畢  
志驅馳仰訓萬一豈容稍在形飾以徇常事九  
流任要風猷所先玉石朱素由斯而定臣亦不  
謂文案之間都無微解至於品裁臧否特所未  
閑雖存自勗識不副意兼竊而任彼此俱壅專

情本官庶幾髣髴且前代掌選未必具在代來何爲於今非臣不可傾心奉國匪復退讓之與預同休戚寧俟位任爲親陛下若不以此理賜期豈仰望於殊眷頻冒嚴威分甘尤戾見許加侍中固讓復散騎常侍上曲宴羣臣數人各使効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

經自仲尼居而起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竒也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三百人上崩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左鎮軍將軍世祖即位給班劔二十人永明元年進號衛軍將軍參掌選事二年領國子祭酒丹陽尹本官如故給鼓吹一部三年領國子祭酒叔父僧虔亡儉表解職不許又領太子少傅本州中正解丹陽尹舊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之

禮是歲省摠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悉以四部書充儉家又詔儉以家爲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儉長禮學諳究朝儀每博議證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劔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挿幘簪朝野慕之相與放効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蓋自比也世祖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諮事上以往來煩數復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求解選不許七年乃上表曰臣比年辭選具簡天朝款言彰於侍接丹誠布於朝野物議不以爲非聖心未垂矜納臣聞知慧不如明時求之微躬實允斯義妄庸之人沈浮無取命偶休泰遂踐康衢秋葉辭條不假風颯之力太陽躋景無俟螢爝之暉晦往明來五德遞運聖不獨治八元亮采臣逢其

時而叨其位常揔端右亟管銓衡事涉兩朝歲  
綿一紀盛年已老孫孺巾冠人物徂遷逝者將  
半三考無聞九流寂寞能官之詠輟響於當時  
大車之刺方興以來日若夫珥貂衣袞之貴四  
輔六教之華誠知匪服職務差簡端揆雖重猶  
可勉勵至於品藻之任尤懼其阻夙宵罄竭屢  
試無庸歲月之久近世罕比非唯悔吝在身故  
乃惟塵及國方今多士盈朝羣才競爽選衆而  
授古亦何人冒陳微翰必希天照至敬無文不

敢煩黷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  
親臨視薨年三十八吏部尚書王晏啓及儉喪  
上答曰儉年德富盛志用方隆豈意暴疾不展  
救護便爲異世奄忽如此痛酷彌深其契闊艱  
運義重常懷言尋悲切不能自勝痛矣奈何往  
矣奈何詔衛軍文武及臺所兵仗可悉停待葬  
又詔曰慎終追遠列代通規褒德紀勲彌峻恒  
策故侍中中書令太子少傅領國子祭酒衛軍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昌公儉體道秉哲風宇

淵曠肇自弱齡清猷自遠登朝應務民望斯屬  
草昧皇基協隆鼎祚宏謨盛烈載銘彝篆及贊  
朕躬徽績光茂忠圖令範造次必彰四門允穆  
百揆時序宗臣之重情寄兼常方正位論道永  
釐衮職弼茲景化以贊隆平天不憇遺奄焉薨  
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可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  
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葬  
禮依故太宰文簡公褚淵故事冢墓材官營辦  
謚文憲公儉寡嗜慾唯以經國爲務車服塵素

冢無遺財手筆典裁爲當時所重少撰古今喪  
服集記并文集並行於世今上受禪下詔爲儉  
立碑降爵爲侯千戶儉弟遜昇明中爲丹陽丞  
告劉秉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爲晉陵太守有怨  
言儉慮爲禍因褚淵啓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  
詔曰儉門世載德竭誠佐命特降刑書宥遜以  
遠徙永嘉郡道伏誅

史臣曰褚淵表祭俱受宋明帝顧託祭旣死節  
於宋氏而淵逢興運世之非貴淵者衆矣臣請



論之夫湯武之迹異乎堯舜伊呂之心亦非稷契降此風規未足爲證也自金張世族袁楊鼎貴委質服義皆由漢氏膏腴見重事起於斯魏氏君臨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宦成後朝晉氏登庸與之從事名雖魏臣實爲晉有故主位雖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習爲舊準羽儀所隆人懷羨慕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軻如一中行智伯未有異遇褚淵當泰始初運清塗已顯數年之間不患無位旣以民望而見引亦隨民望而去之夫爵祿旣輕有國常選恩非已獨責人以死斯故人主之所同謬世情之過差也

贊曰猗歟褚公德素內充民譽不爽家稱克隆從容佐世貽議匪躬文憲濟濟輔相之體稱述霸王綱維典禮期寄兩朝綢繆宮陛

列傳第四

南齊書二十三

列傳第五

南齊書二十四

柳世隆

臣蕭子顯撰

張瓌

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也祖憑馮翊太守父叔宗早卒世隆少有風器伯父元景宋大明中為尚書令獨賞愛之異於諸子言於孝武帝得召見帝曰三公一人是將來事也海陵王休茂為雍州辟世隆為迎主簿除西陽王撫軍法曹

萬曆十七年

南齊列傳五

行參軍出爲武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  
卿昔以虎威之號爲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  
門世不絕公也元景爲景和所殺世隆以在遠  
得免泰始初諸州反叛世隆以門禍獲申事由  
明帝乃據郡起兵遣使應朝廷弘農人劉僧麟  
亦聚衆應之收合萬人奄至襄陽萬山爲孔道  
存所破衆皆奔散僅以身免逃藏民間事平乃  
出還爲尚書儀曹郎明帝嘉其義心發詔擢爲  
太子洗馬出爲寧遠將軍巴西梓潼太守還爲

越騎校尉轉建平王鎮北諮議參軍領南泰山  
太守轉司馬東海太守入爲通直散騎常侍尋  
爲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時世祖爲長  
史與世隆相遇甚懽太祖之謀渡廣陵也令世  
祖率衆下同會京邑世隆與長流蕭景先等戒  
嚴待期事不行是時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爲之  
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世祖將下都劉懷珍白  
太祖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太祖納之  
與世祖書曰汝旣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與汝

意合者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世祖舉世隆自代轉爲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孫同寧朔將軍中兵參軍武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君拔寧朔將軍沈惠真龍驤將軍騎兵參軍王道起三萬人爲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攘兵領寧朔將軍外兵參軍公孫方平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靈真沈僧敬龍驤將軍高茂二萬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王靈秀丁珍東寧朔將

軍中兵參軍王彌之寧朔將軍外兵參軍楊景穆二千匹騎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洲坐胡牀以望其軍有自驕色旣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遣人告世隆曰被太后令當蹙還都卿旣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使人答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攻道顧謂人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剋晝夜攻戰

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却世祖初下與世隆別  
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則坐  
守空城不可制也雖留攻城不可卒拔卿爲其  
內我爲其外乃無憂耳至是世祖遣軍主桓敬  
陳胤叔苟元賓等八軍據西塞令堅壁以待賊  
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潛使入郢城通  
援軍消息內外並喜向書符曰沈攸之出自隴  
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以從父宗廕愛之若  
子羽翼吹噓得昇官次景和昏悖猜畏柱臣而

攸之凶忍趨利樂禍請御詔旨躬行反噬又  
攸之與譚金童泰壹等恭寵狂朝並爲心膂同  
功共體世號三侯當時親昵情過管鮑仰遭革  
運凶黨懼戮攸之反善圖全用得自免旣殺從  
父又虐良朋雖呂布販君酈寄賣友方之斯人  
未足爲酷泰始開關網漏吞舟略其凶險取其  
搏噬故階亂獲全因禍興福攸之稟性空淺躁  
而無謀濃湖土崩本非已力彭城下邳望旗宵  
遁再棄王師久應肆法值先帝宥其回溪之恥

冀有封嶠之捷故得幸會推遷頻煩顯授內端  
戎禁外綏萬里聖去鼎湖遠頒顧命託寄崇深  
義感金石而攸之始奉國諱喜形于顏普天同  
哀已以爲慶累登蕃岳自郢遷荆晉熙王以皇  
弟代鎮地尊望重攸之斷割候迎肆意陵略料  
擇士馬簡筭器械權撥精銳並取自隨郢城所  
留十不遺一專恣鹵奪罔顧國典踐荆已來恒  
用姦數旣懷異志興造無端乃感迫羣蠻騷擾  
山谷揚聲討伐盡戶發上蟻聚郭邑伺國衰盛

從來積年求不解甲遂四野百縣路無男人耕  
田載租皆驅女弱自古酷虐未聞於此昔歲桂  
陽內燹宗廟玷危攸之任官上流兵彊地廣勤  
王之舉寔宜悉行裁遣羸弱不滿三千至郢州  
稟受節度欲令判否之日委罪晉熙招誘劍客  
羈絆行侶竄叛入境輒加擁護逋亡出界必遣  
窮追視吏若讎遇民如草峻太半之賦暴參夷  
之刑鞭箠國士全用虜法一人逃亡闔宗捕逮  
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曠蕩之澤長隔彼州人懷

怨望十室而九今乃舉兵內侮姦回外熾斯寔  
惡熟罪成之辰決癰潰疽之日幕府過荷朝寄  
義百常憤董御元戎龔行天罰今遣新除使持  
節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  
史聞喜縣開國侯黃回負外散騎常侍輔國將  
軍驍騎將軍重安縣開國子軍主王敬則屯騎  
校尉長壽縣開國男軍主王宜與屯騎校尉陳  
承叔右軍將軍葛陽縣開國男彭文之驃騎行  
參軍振武將軍邵宰精甲二萬衝其首旆又遣

散騎常侍游擊將軍臨湘縣開國男呂安國持  
節寧朔將軍越州刺史孫曇瓘屯騎校尉寧朔  
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左軍將軍新亭侯任侯  
伯龍驤將軍虎賁中郎將尹略屯騎尉南城令  
曹虎頭輔國將軍驍騎將軍蕭諱新除寧朔將  
軍游擊將軍下邳縣開國子垣崇祖等舳艫二  
萬駱驛繼邁又遣屯騎校尉苟元賓撫軍參軍  
郭文考撫軍中兵參軍程隱雋奉朝請諸襲光  
等輕艤一萬截其津要驍騎將軍周盤龍後將

軍成買輔國將軍王勅勤屯騎校尉王洪範等  
鐵騎五千步道繼進先據陸路斷其走伏持節  
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  
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縣開國侯  
新除鎮軍將軍張敬兒志節慷慨卷甲樊鄧水  
步俱馳破其巢窟持節督司州諸軍事征虜將  
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范陽縣侯姚道和義  
烈梗槩投袂方隅風馳電掩襲其輜重萬里建  
於四方飛旆莫不摠率衆師雲翔雷動人神同

憤遠邇并心今皇上聖明將相仁愛約法三章  
寬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足上有惠民之澤  
下無樂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妄圖大逆舉無  
名之師驅讎怨之衆是以朝野審其易取含識  
判其成禽彼土士民罹毒日久今復相逼迫投  
赴鋒刃交戰之日蘭艾難分去就在機望思先  
曉無使一人迷疑而九族就禍也弘宥之典有  
如皎日郢城旣不可攻而平西將軍黃回軍至  
西陽乘三層艦作羌胡伎泝流而進攸之素失



人情本逼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是稍多攸之曰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太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剋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散皆卿等不以爲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二人叛遣十人追竝去不反莫敢發覺咸有異計劉攘兵射書與世隆許降世隆開門納之攘兵燒營而去火起乃覺攸之怒銜鬚咀之

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壻張平慮斬之軍旅大散攸之渡魯山岸猶有數十匹騎自隨宣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爲資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將至江陵乃散世隆乃遣軍副劉僧麟緣道追之攸之已死徵爲侍中仍遷尚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邑二千戶出爲左將軍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丁母憂太祖踐阼起爲使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南豫州

南齊書卷五  
刺史進爵爲公上手詔與司徒褚淵曰向見世隆毀瘠過甚殆欲不可復識非直使人惻然實亦世珍國寶也淵答曰世隆至性純深哀過乎禮事陛下在危盡忠喪親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以厲俗敦風建元二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時虜寇壽陽上敕世隆曰歷陽城大恐不可卒治正宜斷隔之深爲保固處分百姓若不將家守城單身亦難可委信也尋又敕曰吾更歷陽外城若有賊至即勒百

姓守之故應勝割棄也垣崇祖旣破虜上欲罷併二豫敕世隆曰比思江西蕭索二豫兩辦爲難議者多云省一足一於事爲便吾謂非乃垂謬卿以爲云何可具以聞尋授後將軍尚書右僕射不拜世隆性愛涉獵啓太祖借秘閣書上給二千卷三年出爲使持節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安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江北畏虜寇搔動不安上敕世隆曰比有北信賊猶治兵在彭城年已垂盡或當未必送死然豺狼不可以

理推爲備或不可懈彼郭旣無關要用宜開除  
使去金城三十丈政佳耳發民治之無嫌若作  
三千人食者已有幾米可指牒付信還民間若  
有丁多而細口少者悉令戍非疑也又敕曰昨  
夜得北使啓鍾離間賊已渡淮旣審送死便當  
制加剿撲卿好參候之有急令諸小戍還鎮不  
可賊至不覺也賊旣過淮不容邇退散要應有  
處送死者定攻壽陽吾當遣援軍也又遣軍助  
世隆并給軍糧虜退上欲土斷江北又敕世隆

曰呂安國近在西土斷郢司二境上雜民大佳  
民殆無驚恐近又令垣豫州斷其州內商得崇  
祖啓事已行竟近無云云殊稱前代舊意卿視  
兗部中可行此事不若無所擾春便就手也其  
見親委如此世祖即位加散騎常侍世隆善卜  
別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建號世隆題州齋壁曰  
永明十一年謂典籤李黨曰我不見也入爲侍  
中護軍將軍遷尚書右僕射領太子右率雍州  
大中正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中正

南齊書卷五  
如故湘州蠻動遣世隆以本官摠督伐蠻衆軍  
仍爲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湘州  
刺史常侍如故世隆至鎮以方略討平之在州  
立邸治生爲中丞庾杲之所奏詔原不問復入  
爲尚書左僕射領衛尉不拜仍轉尚書令世隆  
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  
雙璫爲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  
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  
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改授侍中衛將軍不拜轉

左光祿大夫侍中如故九年卒時年五十詔給  
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一十萬布三百  
匹蠟三百斤又詔曰故侍中左光祿大夫貞陽  
公世隆秉德居業才兼經緯少播清徽長弘美  
譽入參內禁出贊西牧專寄郢郊剋挫巨猾超  
越前勲功著一代及摠任方州民頌寬德翼教  
崇闡朝稱元正忠謨嘉猷簡于朕心雅志素履  
邈不可踰將登鉉味用變鴻化奄至薨殞震慟  
良深贈司空班劍三十人鼓吹一部侍中如故

謚曰忠武上又敕吏部尚書王晏曰世隆雖抱疾積歲志氣未衰冀醫藥有效痊差可期不謂一旦便爲異世痛怛之深此何可言其昔在郢誠心夙悃全保一番勲業克著尋准契闊增泣悲咽卿同在情亦當無已已耶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墓正取其坐處焉著龜經祕要二卷行於世長子悅早卒

張瓌字祖逸吳郡吳人也祖裕宋金紫光祿大

夫父永右光祿大夫曉音律宋孝武問永以太極殿前鍾聲嘶永答鍾有銅滓乃扣鍾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瓌解褐江夏王太尉行參軍署外兵隨府轉爲太傅五官爲義恭所遇遷太子舍人中書郎驃騎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初永拒桂陽賊於白下潰散阮佃夫等欲加罪太祖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自結轉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遭父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弟遐爲吳郡潛相影響因沈攸之事

起聚衆三千人治攻具太祖密遣殿中將軍卞  
白龍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常有父  
時舊部曲數百遐召瓌瓌僞受旨與叔恕領兵  
十八人入郡與防郡隊主彊弩將軍郭羅雲進  
中齋取遐遐踰窓而走瓌部曲顧憲子手斬之  
郡內莫敢動者獻捷太祖以告領軍張沖沖曰  
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即授輔國將軍吳  
郡太守封瓌義成縣侯邑千戶太祖故以嘉名  
錫之除冠軍將軍東海東莞二郡太守不拜建

元元年增邑二百戶尋改封平都遷侍中加  
領步兵校尉二年遷都官尚書領校尉如故出  
爲征虜將軍吳興太守三年爲程令顧昌玄有  
罪瓌坐不糾免官明年爲度支尚書世祖即位  
爲冠軍將軍鄱陽王北中郎長史襄陽相行雍  
州府州事隨府轉征虜長史四年仍爲持節督  
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  
事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尋領寧蠻校尉還爲左  
民尚書領右軍將軍遷冠軍將軍大司馬長史

十年轉太常自陳衰疾願從閑養明年轉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頃之上欲復用瓌乃以爲後將軍南東海太守秩中二千石行南徐州府州事又行河東王國事到官復稱疾還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鬱林即位加金章紫綬隆昌元年給親信二十人鬱林廢朝臣到宮門參承高宗瓌託脚疾不至海陵立加右將軍高宗疑外蕃起兵以瓌鎮石頭督衆軍事瓌見朝廷多難遂恒卧疾建武元年轉給事中光祿大夫親信如故

月加給錢二萬二年虜盛詔瓌以本官假節督廣陵諸軍事行南兖州事虜退乃還瓌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有子十餘人常云其中要應有好者建武末屢啓高宗還吳見許優游自樂或有譏瓌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處耳高宗疾甚防疑大司馬王敬則以瓌素著幹略授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爲之備及敬則反瓌遣將吏三千人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

棄郡逃民間事平瓌復還郡爲有司所奏免官  
削爵永元初爲光祿大夫尋加前將軍金章紫  
綬三年義師下東昏假瓌節戍石頭義師至新  
亭瓌棄城走還宮梁初復爲光祿天監四年卒  
史臣曰文以附衆武以立威元帥之才稱爲國  
輔沈攸之十年治兵白首舉事荆楚上流方江  
東下斯驅除之巨難帝王之大敵柳世隆勢居  
中夏年淺位輕首抗全師孤城挑攻臨墀授策  
曾無汗馬勅寇垂沮力屈於高墉亂轍爭先降  
奔郢路陸遜之破玄德不是過也及世道清寧  
出牧內佐體之以風素居之以雅德固興家之  
盛美也

贊曰忠武匡贊實號兼資廟堂析理高壘搴旗  
游藝善術安絃拂龜義成祚土功立帝基



列傳第六

南齊書二十五

垣崇祖

張敬兒

臣蕭子顯撰

垣崇祖字敬遠下邳人也族姓豪彊石虎世自  
略陽徙之於鄴曾祖敞為慕容德偽吏部尚書  
祖苗宋武征廣固率部曲歸降仍家下邳官至  
龍驤將軍汝南新蔡太守父詢之積射將軍宋孝  
武世死事贈冀州刺史崇祖年十四有幹略伯

父豫州刺史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成吾門汝等不及也刺史劉道隆辟爲主簿厚遇之除新安王國上將軍景和世道隆求出爲梁州啓轉崇祖爲義陽王征北行參軍與道隆同行使還下邳召募明帝立道隆被誅薛安都反明帝遣張永沈攸之北討安都使將裴祖隆李世雄據下邳祖隆引崇祖共拒戰會青州援軍主劉彌之背逆歸降祖隆士衆沮敗崇祖與親近數十人夜救祖隆與俱走還彭城虜旣陷徐州崇

祖仍爲虜將游兵琅邪間不復歸虜不能制密遣人於彭城迎母欲南奔事覺虜執其母爲質崇祖妹夫皇甫肅兄婦薛安都之女故虜信之肅仍將家屬及崇祖母奔朐山崇祖因將部曲據之遣使歸命太祖在淮陰板爲朐山戍主送其母還京師明帝納之朐山邊海孤險人情未安崇祖常浮舟舸於水側有急得以入海軍將得罪亡叛具以告虜虜僞囹城都將東徐州刺史成固公始得青州聞叛者說遣步騎二萬襲

崇祖屯洛要去胸山城二十里崇祖出送客未歸城中驚恐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賊比擬來本非大舉政是承信一說易遣誑之今若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斂集卿等可急去此二里外大叫而來唱艾塘義人已得破虜須戍軍速往相助逐退船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令人持兩炬火登山鼓叫虜參騎謂其軍備甚盛乃退崇祖啓明帝曰淮北士民力屈胡虜南向之心

日夜以冀崇祖父伯並爲淮北州郡門族布在北邊百姓所信一朝嘯咤事功可立第名位尚輕不足威衆乞假名號以示遠近明帝以爲輔國將軍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亡命司馬從之謀襲郡崇祖討捕斬之數陳計筭欲剋復淮北時虜聲當寇淮南明帝以問崇祖崇祖因啓宜以輕兵深入出其不意進可立不世之勲退可絕其窺窬之患帝許之崇祖將數百人入虜界七百里據南城固蒙山扇動郡縣虜率大衆攻之其

南齊書卷之六  
三  
別將梁湛母在虜虜執其母使湛告部曲曰大軍已去獨住何爲於是衆情離阻一時奔退崇祖謂左右曰今若俱退必不獲免乃住後力戰大敗追者而歸以久勞封下邳縣子秦豫元年行徐州事徙戍龍沮在朐山南崇祖啓斷水清平地以絕虜馬帝以問劉懷珍云可立崇祖率將吏塞之未成虜主謂僞彭城鎮將平陽公曰龍沮若立國之恥也以死爭之數萬騎掩至崇祖馬槊陷陣不能抗乃築城自守會天雨十餘日虜

乃退龍沮竟不立歷盱眙平陽東海三郡太守將軍如故轉邵陵王南中郎司馬復爲東海太守初崇祖遇太祖於淮陰太祖以其武勇善待之崇祖謂皇甫肅曰此真吾君也吾今逢主矣所謂千載一時遂密布誠節元徽末太祖憂慮令崇祖受旨即以家口託皇甫肅勒數百人將入虜界更聽後旨會蒼梧廢太祖召崇祖領部曲還都除游擊將軍沈攸之事平以崇祖爲持節督兗青冀二州諸軍事累遷冠軍將軍兗州

刺史太祖踐阼謂崇祖曰我新有天下夷虜不識運命必當動其蟻衆以送劉昶爲辭賊之所衝必在壽春能制此寇非卿莫可徙爲使持節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封望蔡縣侯七百戶建元二年虜遣僞梁王郁豆眷及劉昶馬步號二十萬寇壽春崇祖召文武議曰賊衆我寡當用竒以制之當脩外城以待敵城旣廣闊非水不固今欲堰肥水却淹爲三面之險諸君意如何衆曰昔佛狸侵境宋南平王

士卒完盛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今日之事十倍於前古來相承不築肥堰皆以地形不便積水無用故也若必行之恐非事宜崇祖曰卿見其一不識其二若捨外城賊必據之外脩樓櫓內築長圍四周無礙表裏受敵此坐自爲擒守郭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也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崇祖謂長史封延伯曰虜貪而少慮必悉力攻小城圖破此堰見塹狹城小謂一往可剋當以蟻

附攻之放水一激急踰三峽事窮奔透自然沈溺此豈非小勞而大利邪虜衆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肉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輦上城手自轉式至日晡時決小史埭水勢奔下虜攻城之衆漂墜壑中人馬溺死數千人衆皆退走初崇祖在淮陰見上便自比韓信白起咸不信唯上獨許之崇祖再拜奉旨及破虜啓至上謂朝臣曰崇祖許爲我制虜果如其言其恒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進爲都督號平西將軍增

封爲千五百戶崇祖聞陳顯達李安民皆增給軍儀啓上求鼓吹橫吹上敕曰韓白何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崇祖慮虜復寇淮北啓徙下蔡戍於淮東其冬虜果欲攻下蔡旣聞內徙乃揚聲平除故城衆疑虜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虜豈敢置戍實欲除此故城政恐奔走殺之不盡耳虜軍果夾掘下蔡城崇祖自率衆渡淮與戰大破之追奔數十里殺獲千計上遣使入關參虜消息還敕崇祖曰卿視吾

是守江東而已邪所少者食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殘醜敕崇祖脩治苟陂田世祖即位徵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詔留本任加號安西仍遷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初豫章王有盛寵世祖在東宮崇祖不自附結及破虜詔使還朝與共密議世祖疑之曲加禮待酒後謂崇祖曰世間流言我已豁諸懷抱自今已後富貴見付也崇祖拜謝崇祖去後上復遣荀伯玉口敕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世祖以崇祖不盡

誠心銜之太祖崩慮崇祖爲異便令內轉永明元年四月九日詔曰垣崇祖凶詬險躁少無行業昔因軍國多虞採其一夫之用大運光啓頻煩升擢溪壑靡厭浸以彌廣去歲在西連謀境外無君之心已彰遐邇特加遵養庶或悛革而猜貳滋甚志興亂階隨與荀伯玉驅合不逞窺窬非覬構扇邊荒互爲表裏寧朔將軍孫景育究悉姦計具以啓聞除惡務本刑茲罔赦便可收掩肅明憲辟死時年四十四子惠隆徙番禺

卒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本名苟兒宋明帝以其名鄙改焉父醜爲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敬兒年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虎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膂力求入隊爲曲阿戍驛將州差補府將還爲郡馬隊副轉隊主稍官寧蠻府行參軍隨同郡人劉胡領軍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湖陽蠻官軍引退蠻賊追者數千人敬兒單馬在後衝突

賊軍數十合殺數十人箭中左腋賊不能抗平西將軍山陽王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人敬兒自占見寵爲長史兼行參軍領白直隊泰始初除寧朔將軍隨府轉參驃騎軍事署中兵領軍討義嘉賊與劉胡相拒於鵲尾洲啓明帝乞本郡事平爲南陽太守將軍如故初王玄謨爲雍州土斷敬兒家屬舞陰敬兒至郡復還冠軍三年薛安都子栢令環龍等竊據順陽廣平略義成扶風界刺史巴陵王休若遣敬兒及新野太



守劉攘兵討攻合戰破走之徙爲順陽太守將  
軍如故南陽蠻動復以敬兒爲南陽太守遭母  
喪還家朝廷疑桂陽王休範密爲之備乃起敬  
兒爲寧朔將軍越騎校尉桂陽事起隸太祖頓  
新亭賊矢石旣交休範白服乘輦往勞樓下城  
中望見其左右人兵不多敬兒與黃回白太祖  
曰桂陽所在備防寡闕若詐降而取之此必可  
擒也太祖曰卿若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  
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輦

側回陽致太祖密意休範信之回目敬兒敬兒  
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休範左右數百人  
皆驚散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加  
輔國將軍太祖以敬兒人位旣輕不欲便使爲  
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已乃微動太祖曰沈攸  
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  
恐非公之利也太祖笑而無言乃以敬兒爲持  
節督雍梁二州郢司二郡軍事雍州刺史將軍  
如故封襄陽縣侯二千戶部伍泊沔口敬兒乘

舩艚過江詣晉熙王燮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泅走餘二小吏沒輪下叫呼官敬兒兩掖挾之隨船覆仰常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節更給之沈攸之聞敬兒上遣人伺覘見雍州迎軍儀甚盛慮見掩襲密自防備敬兒至鎮厚結攸之信饋不絕得其事迹密白太祖攸之得太祖書翰論選用方伯密事輒以示敬兒以爲反間敬兒終無二心元徽末襄陽大水平地數丈百姓資財皆漂沒襄

陽虛耗太祖與攸之書令賑貸之攸之竟不歷意敬兒與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款及蒼梧廢敬兒疑攸之當因此起兵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鐙一隻敬兒乃爲之備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使報敬兒敬兒勞接周至爲設酒食謂之曰沈公那忽使君來君殊可命乃列仗於廳事前斬之遂集部曲頓攸之下當襲江陵時攸之遺太祖書曰吾聞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我可謂通之矣大明之中謬奉聖主

忝同侍衛情存契闊義著斷金乃分帛而衣等  
糧而食值景和昏暴心爛形焦若斯之苦寧可  
言盡吾自分碎首於閤下足下亦懼滅族於舍  
人爾時磐石之心旣固義無貳計賊迫時難相  
引求全天道矜善此理不空結姻之始實關於  
厚及明帝龍飛諸人皆爲鬼矣吾與足下得蒙  
大造親過夙眷遇若代臣錄其心迹復忝驅使  
臨崩之日吾豫在遺託加榮授寵恩深位高雖  
復情謝古人粗識忠節誓心仰報期之必死此

誠志竟未申遂先帝登遐微願永奪自爾已來  
與足下言面殆絕非唯分張形跡自然至此脫  
枉一告未嘗不對紙流涕豈願相誚於今哉苟  
有所懷不容不白初得賢子諱䟽云得家信云  
足下有廢立之事安國寧民此功巍巍非吾等  
常人所能信也俄奉皇太后假令云足下替構  
深略獨斷懷抱一何能壯但冠雖弊不可承足  
蓋共尊高故耳足下交結左右親行殺逆以免  
身患卿當謂龍逢比干癡人耳凡廢立大事不

可廣謀但表褚遺寄劉又國之近戚數臣地籍實爲膏腴人位竝居時望若此不與議復誰可得共披心胷者哉昏明改易自古有之豈獨大宋中屯邪前代盛典煥盈篇史請爲足下言之羣公共議宜啓太后奉令而行當以王禮出第足下乃可不通大理要聽君子之言豈可罔滅天理一何若茲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縱爲宗社大計不爾寧不識有君親之意邪乃復慮以家爲咱以爵賞小人無狀遂行弒害吾雖寡識竊從古比豈有爲臣而有近日之事邪使一日荼毒身首分離生自可恨死者何罪且有登齋之賞此科出於何文凡在臣隸誰不惋駭華夷扣心行路泣血乃至不殯使流蟲在戶自古以來此例有幾衛國微小故有弘演不圖我宋獨無其人撫膺惆悵不能自已足下與向之殺者何異人情易反還成嗟悲爲子君者無乃難乎蹊田之譬豈復有異管仲有言君善未嘗不諫足下諫諍不聞其崔杼之罪何惡逆之甚

昔大甲還位伊不自疑昌邑之過不可稱數霍光荷託尚共議於朝班然後廢之猶有湯沐之施論者不以劫主爲名桓温之心未忘於篡海西失道人倫頓盡廢之以公猶禮處之當温彊盛誰能相抗尚畏懼於形跡四海不愜未嘗有樂推之者伊尹霍光名高於臣節桓氏亦得免於脅奪凡是諸事布於書策若此易曉豈待指掌卿常言比跡夷叔如何一旦行過桀跖邪聖明啓運蒼生重造普天率土誰不歌抃實是披

心罄節奉公忘私之日而卿大收宮妓劫奪天藏器械金寶必充私室移易朝舊布置私黨被甲入殿内外宮閣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如此王謝陶庾行此舉止且朱方帝鄉非親不授足下非國戚也一旦專縱自樹云是兒守臺城父居東府一家兩錄何以異此知卿防固重複猜畏萬端言以禦遠實爲防内若德允物望夷貊猶可推心共處如其失理乖道金城湯池無所用也文長以戈戟自衛何解滅

亡吳起有云義禮不脩舟中之人皆讎也足下  
旣無伍員之痛苟懷貪恡而有賊宋之心吾寧  
捐申包之節邪聞求忠臣者必出孝子之門卿  
忠孝於斯盡矣今竊天府金帛以行姦惠盜國  
權爵以結人情且授非其理合我則賞此事已  
復不可恒用用之旣訖恐非忠策且受者不感  
識者不知不能遇姦折謀誠節慨惋隔礙數千  
無因自對不能知復何情顏當與足下敘平生  
舊款吾聞前哲絕交不出惡言但此自陳名節

於胷心因告別於千載放筆增歎公私潛淚想  
不深怪往言然天下耳目豈伊可誣抑亦當自  
知投杖無疆爲必先及太祖出頓新亭報攸之  
書曰辱足下誦書交道不終爲恥已足欲下便  
來何故多罔君子吾結髮入仕豈期遠大蓋感  
子路之言每不擇官而宦逮文帝之世初被聖  
明鑒賞及孝武之朝復蒙英主顧眄因此感激  
未能自反及與足下歛袂定交款著分好何嘗  
不勸慕古人國士之心務重前良忠貞之節至

於契闊杯酒殷勤攜袖薦女成姻志相然諾義  
信之篤誰與間之及乃景和陵虐事切憂畏明  
帝正位運同休顯啓臆論心安危豈貳元徽之  
季聽高道慶流言欲相討伐發威施救已行外  
內于時臣子鉗口道路以目吾以分交義重患  
難宜均犯陵白刃以相任保悖主手敕今封送  
相示豈不畏威念周旋之義耳推此陰惠何愧  
懷抱不云足下猥含禍詖前遣王思文所牒朝  
事蓋情等家國共詳衷否虛心小大必以先輸

問張雍州遷代之日將欲誰擬本是逆論來事  
非欲代張乃封此示張激使見怒若張惑一言  
果興怨恨事負雅素君子所不可爲况張之奉  
國忠亮有本情之見與意契不貳邪又張雍州  
啓事稱彼中蠻動兼民遭水患敕令足下思經  
拯之計吾亦有白論國如家布情而往每思虛  
達事之相接恒必猜離反謂無故遣信此乃覘  
察平諒之襟動則相阻傷負心期自誰作故先  
時足下遣信尋盟敦舊厲以篤終吾止附還白

申罄情本契然遠要方固金石今日舉錯定是誰恧久言邪元微末德執亡禋祀足下備聞無待亟述太后惟憂式遵前誥興毀之略事屬鄙躬黜昏樹明實惟前則寧宗靜國何愧前脩廢立有章足下所允冠弊之譏將以何語封為郡王寧為失禮景和無名方之不愈乎龍逢自匹夫之美伊霍則社稷之臣同異相乘非吾所受也登齋有賞壽寂已蒙之於前同謀獲功明皇亦行之於昔此則接踵成事誰敢異之謂其大

收宮女劫奪天藏器械金寶必充私室必若虛設市虎亦可不翅此言若以此詐民天下豈患無眼心苟無瑕非所耿介甲杖之授事既舊典豈見有任鎮邦家勲經定主而可得出入輕單不資寵衛斯之患慮豈直身憂祇奉此恩職惟事理朱方之牧公卿僉意吾亦謂微勲之次無忝一州且魏晉舊事帝鄉蕃職何嘗豫州必曹司州必馬折膠受柱在體非愧表粲據石頭足下無不可吾之守東府來告便謂非動容見疾



頻笑入戾乃如是乎表粲劉秉受遇深重家國  
既安不思撫鎮遂與足下表裏潛規據城之夜  
豈顧社稷幸天未長亂宗廟有靈卽與褚衛軍  
協謀義斷以時殄滅想足下聞之悵然孤沮小  
兒忝侍中代來之澤遇直上臺便呼一家兩錄  
發不擇言良以太甚吾之方寸古列共言乃以  
陶庾往賢大見譏責足下自省詎得以此見貽  
邪比蹤夷叔論吾則可行過桀蹠無乃近誣哉  
謂吾不朝此則良誨朝之與否想更問之足下

受先帝之恩施擁戎西州鼎湖之日率土載奔  
而宴安中流酣飲自若即應狼望陵侮皇朝晉  
熙殿下以皇弟代鎮而斷割候迎罔箴宗子驅  
略士馬悉以西上郢中所遺僅餘劣弱昔徵茅  
不入猶動義師況荊州物產雍嶠交梁之會自  
足下爲牧薦獻何品良馬勒卒彼中不無良皮  
美麕商賂所聚前後貢奉多少何如唯聞太官  
時納飲食耳桂陽之難坐觀成敗自以雍容漢  
南西伯可擬賴原即天世非望亦消又招集逋

亡斷遏行侶治舟試艦恒以朝廷爲旗的秣馬  
按劔常願天下有風塵爲人臣者固若是邪至  
乃不遵制書敕下如空國恩莫行命令擁隔詔  
除郡縣輒自板代罷官去職禁還京師凶人出  
境無不千里尋躡而反募臺將來必厚加給賞  
太妃遣使市馬齎寶往蜀足下悉皆斷折以爲  
私財此皆遠邇共聞暴於視聽主上叡明當璧  
寓縣同慶絕域奉贄萬國通書而盤桓百日始  
有單騎事存送往於此可徵不朝如此誰應受

謂反以見呵非所反側今乃勒兵以闕象館長  
戟以指魏闕不亦爲忠臣孝子之所痛心疾首  
邪賢子元琰獲免虎口及凌波西邁吾所發遣  
猶推素懷不畏嗤嗤足下尚復滅君臣之紀況  
吾布衣之交乎遂事不諫旣往難咎今六師西  
向爲足下憂之攸之於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與  
兼長史江又別駕傅宣等還守江陵敬見軍至  
白水元琰聞城外鶴唳謂是叫聲心懼欲走其  
夜又宣開門出奔城潰元琰奔寵洲見殺百姓

既相抄敘敬兒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沒入其財物數十萬悉以入私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民送首荊州敬兒使楯擊之蓋以青繖徇諸市郭乃送京師進號征西將軍爵爲公增邑爲四千戶敬兒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臺綱紀諫曰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也敬兒弟恭兒不肯出宦常居上保村中與居民不異敬兒呼納之甚厚恭兒月一出視敬兒輒復去

恭兒本名猪兒隨敬兒改名也初敬兒旣斬沈攸之使報隨郡太守劉道宗聚衆得千餘人立營頓司州刺史姚道和不殺攸之使密令道宗罷軍及攸之圍郢道和遣軍頓董城爲郢援事平依例蒙爵賞敬兒具以啓聞建元元年太祖令有司奏道和罪誅之道和字敬邕羌主姚興孫也父萬壽僞鎮東大將軍降宋武帝卒於散騎侍郎道和出身爲孝武安北行佐有世名頗讀書史常誑人云祖天子父天子身經作皇太

子元徽中爲游擊將軍隨太祖新亭破桂陽賊  
有功爲撫軍司馬出爲司州疑怯無斷故及於  
誅三年徵敬兒爲護軍將軍常侍如故敬兒武  
將不習朝儀聞當內遷乃於密室中屏人學揖  
讓答對空中俯仰如此竟日妾侍竊窺笑焉太  
祖即位授侍中中軍將軍以敬兒秩窮五等一  
仍前封建元二年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置佐  
史太祖崩敬兒於家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  
惜太子年少向我所不及也遺詔加敬兒開府

儀同三司將拜謂其妓妾曰我拜後應開黃閣  
因口自爲鼓聲旣拜王敬則戲之呼爲褚淵敬  
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閤勳也敬則  
甚恨敬兒始不識書晚旣爲方伯乃習學讀孝  
經論語於新林慈姥廟爲妾乞兒祝神自稱三  
公然而意知滿足初得鼓吹羞便奏之初娶前  
妻毛氏生子道文後娶尚氏尚氏有美色敬兒  
棄前妻而納之尚氏猶居襄陽宅不自隨敬兒  
慮不復外出乃迎家口悉下至都啓世祖不蒙

勞問敬兒心疑及垣崇祖死愈恐懼妻謂敬兒曰昔時夢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半身熱而君得本州今復夢舉體熱矣有閹人聞其言說之事達世祖敬兒又遣使與蠻中交關世祖疑其有異志永明元年敕朝臣華林八關齋於坐收敬兒敬兒左右雷仲顯知有變抱敬兒而泣敬兒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少日伏誅詔曰敬兒蠢茲邊裔昏迷不脩屬值宋季多難頗獲野戰之力拔迹行伍超登非分而

愚躁無已矜伐滋深往莅本州又包異志在昔舍弘庶能懲革位班三槐秩窮五等懷音靡聞姦回屢構去歲迄今嫌貳滋甚鎮東將軍敬則丹陽尹安民每侍接之日陳其凶狡必圖反噬朕猶謂恩義所感本質可移頃者已來釁戾遂著自以子弟在西足動殊俗招扇羣蠻規擾樊夏假託妖巫用相震惑妄設徵祥潛圖鼎履霜於開運之辰堅冰於嗣業之世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天道禍淫逆謀顯露建康民湯天獲商

行入蠻備覩姦計信驛書翰證驗炳明便可收  
掩式正刑辟同黨所及特皆原宥子道文武陵  
內史道暢征虜功曹道固弟道休竝伏誅少子  
道慶見宥後數年上與豫章王嶷三日曲水內  
宴舩艫船流至御坐前覆没上由是言及敬兒  
悔殺之恭兒官至貲外郎在襄陽聞敬兒敗將  
數十騎走入蠻中收捕不得後首出上原其罪  
史臣曰平世武臣立身有術若非愚以取信則  
宜智以自免心迹無阻乃見優容崇祖恨結束

朝敬兒情疑鳥盡嗣運方初委骨嚴憲若情非  
發憤事無感激功名之間不足爲也

贊曰崇祖爲將志懷馳逐規搔淮部立勲豫牧  
敬兒莅雍深心防楚豈不劬勞實興師旅烹犬  
藏弓同歸異緒

南齊列傳六  
三  
賴原即大世 苑

列傳第六

列傳第七

南齊書二十六

臣蕭子顯撰

王敬則

陳顯達

王敬則晉陵南沙人也母爲女巫生敬則而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敬則年長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師子年二十餘善拍張補刀戟左右景和使敬則跳刀高與白虎幢等如此五六接無不中補俠轂隊主領細鎧

萬曆十七年

南齊列傳七

左右與壽寂之同斃景和明帝即位以爲直閣將軍坐捉刀入殿啓事繫尚方十餘日乃復直閣除奮武將軍封重安縣子邑三百五十戶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擿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不須憂此封侯之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効至是如言泰始初以敬則爲龍驤將軍軍主隨寧朔將軍劉懷珍征壽春殷琰遣將劉從築四壘於死虎懷珍遣敬則以千人繞後直出橫

塘賊衆驚退除奉朝請出補暨陽令敬則初出都至陸主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之見一烏漆棺敬則曰爾非凡器若是吉善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須臾去敬則旣入縣收此棺葬之軍荒之後縣有一部劫逃入山中爲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可悉出首當相申論治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劫帥旣出敬則於廟中設會於座收縛曰吾先啓神若負誓還



神十牛今不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悅之遷貞外郎元徽二年隨太祖拒桂陽賊於新亭敬則與羽林監陳顯達寧朔將軍高道慶乘舸解於江中迎戰大破賊水軍焚其舟艦事寧帶南泰山太守右俠轂主轉越騎校尉安城王車騎參軍蒼梧王狂虐左右不自保敬則以太祖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往領軍府夜著青衣扶匍道路爲太祖聽察蒼梧去來太祖命敬則於殿內伺機未有定日旣而楊玉夫

等危急殞帝敬則時在家玉夫將首投敬則敬則馳詣太祖太祖慮蒼梧所誑不開門敬則於門外大呼曰是敬則耳門猶不開乃於牆上投進其首太祖索水洗視視竟乃戎服出敬則從入宮至承明門門郎疑非蒼梧還敬則慮人覘見以刀環塞窰孔呼開門甚急衛尉丞顏靈寶窺見太祖乘馬在外竊謂親人曰今若不開內領軍天下會是亂耳門開敬則隨太祖入殿明旦四貴集議敬則拔白刃在牀側跳躍曰宮應

處分誰敢作同異者昇明元年遷身外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驍騎將軍領臨淮太守增封爲千三百戶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進敬則號冠軍將軍太祖入守朝堂袁粲起兵夕領軍劉韞直閣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內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開關掩襲皆殺之殿內竊發盡平敬則之力也遷右衛將軍常侍如故增封爲二千五百戶尋又加五百戶又封敬則子元遷爲東鄉侯邑三百七十戶齊臺建爲中領軍太祖將受

禪材官薦易太極殿柱順帝欲避土不肯出宮遜位明日當臨軒帝又逃宮內敬則將舉人迎帝啓譬令出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建元元年山山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封尋陽郡公邑一千戶加敬則妻懷氏爵爲尋陽國夫人二年改號安北將軍虜寇淮泗敬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上以其功臣不問以爲都官尚書撫軍尋遷使持節散騎

常侍安東將軍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  
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殺之以狗自此道不拾遺  
郡無劫盜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  
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  
恐爲其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出行從市過見  
屠肉枵歎曰吳興昔無此枵是我少時在此所  
作也遷護軍將軍常侍如故以家爲府三年以  
改葬去職詔贈敬則母尋陽公國太夫人改授  
侍中撫軍將軍太祖遺詔敬則以本官領丹陽

尹尋遷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會稽東陽新  
安臨海永嘉五郡軍事鎮東將軍會稽太守永  
明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邊帶湖海民丁無土  
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爲錢送  
臺庫以爲便宜上許之竟陵王子良啓曰伏尋  
三吳內地國之關輔百度所資民庶彫流日有  
困殆蠶農罕獲饑寒尤甚富者稍增其饒貧者  
轉鍾其弊可爲痛心難以辭盡頃錢貴物賤殆  
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難劬斛直數

倍今機杼勤苦匹裁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  
年常歲調既有定期僮郵所上咸是見直民間  
錢多剪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負大以兩  
代一困於所貿鞭捶質繫益致無聊臣昔忝會  
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  
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爲用若甲分毀壞  
則年一脩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  
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  
路崩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爲劇建元初

狡虜游覓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有  
質賣妻兒以充此限道路愁窮不可聞見所逋  
尚多收上事絕臣登具啓聞即蒙蠲原而此年  
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民實自弊國愚謂  
塘丁一條宜還復舊在所逋郵優量原除凡應  
受錢不限大小仍令在所折市布帛若民有雜  
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直不必一應送錢  
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昔晉氏初遷江  
左草創絹布所直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

減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  
爲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束直六千  
宮受則匹准五百所以每欲優民必爲降落今  
入官好布匹堪百餘其四民所送猶依舊制昔  
爲損上今爲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由之救民拯  
弊莫過減賦時和歲稔尚爾虛乏儻值水旱寧  
可熟念且西京熾強實基三輔東都全固寔賴  
三河歷代所同古今一揆石頭以外裁足自供  
府州方山以東深關朝廷根本夫股肱要重不  
可不卹宜蒙寬政少加優養略其目前小利取  
其長久大益無患民貲不殷國財不阜也宗臣  
重寄咸云利國竊如愚管未見可安上不納三  
年進號征東將軍宋廣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  
氏剛暴數殺婢翼之子法明告敬則敬則付山  
陰獄殺之路氏家訴爲有司所奏山陰令劉岱  
坐棄市刑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人命至重是  
誰下意殺之都不啓聞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  
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劉岱亦

引罪上乃赦之敬則免官以公領郡明年遷侍  
中中軍將軍尋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  
司儉旣固讓敬則亦不即受七年出爲使持節  
散騎常侍都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  
二郡軍事征西大將軍豫州刺史開府如故進  
號驃騎十一年遷司空常侍如故世祖崩遺詔  
改加侍中高宗輔政密有廢立意隆昌元年出  
敬則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  
五郡軍事會稽太守本官如故海陵王立進位  
太尉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危拱傍遑  
略不衿裾接士庶皆吳語而殷勤周悉初爲散  
騎使虜於北館種楊柳後貞外郎虞長耀北使  
還敬則問我管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耀曰虜  
中以爲甘棠敬則笑而不答世祖御座賦詩敬  
則執紙曰臣幾落此奴度內世祖問此何言敬  
則曰臣若知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  
日敬則雖不大識書而性甚警黠臨州郡令省  
事讀辭下教判決皆不失理明帝即位進大司

馬增邑千戶臺使拜授日雨大洪注敬則文武皆失色一客在傍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陽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悅曰我宿命應得雨乃列羽儀備朝服道引出聽事拜受意猶不自得吐舌久之至事竟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恐帝雖外厚其禮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安三年中遣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武進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遣敬則

世子仲雄入東安慰之仲雄善彈琴當時新絕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仲雄於御前鼓琴作懊儂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帝愈猜愧永泰元年帝疾屢經危殆以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則內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祇是欲平我耳諸子怖懼第五子幼隆遣正負將軍徐嶽密以情告徐州行事謝朓為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朓執嶽馳啓之敬

則城局參軍徐庶察在京口其子密以報庶庶以告敬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子常所委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啓賜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令司馬張思祖草啓既而曰若爾諸郎在都要應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擣蒲賭錢謂衆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答防閤丁興懷曰官祇應作耳敬則不作聲明旦召山陰令王詢臺侍御史鍾離祖願敬則橫刀跂坐問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庫見有幾錢物詢

答縣丁卒不可上祖願稱得物多未輸入敬則怒將出斬之王公林又諫敬則曰官是事皆可悔惟此事不可悔官詎不史思敬則唾其面曰小子我作事何關汝小子乃起兵上詔曰謝朓啓事騰徐嶽列如右王敬則稟質凶猾本謝人綱直以宋季多艱頗有膂力之用驅獎所至遂升榮顯皇運肇基預聞末議功非匡國賞實震主爵冠執珪身登衣袞固已風雅作刺縉紳側目而溪谷易盈鴟梟難改猜心內駭醜辭外布



永明之朝履霜有漸隆昌之世堅冰將著從容  
附會朕有力焉及景歷惟新推誠盡禮中使相  
望軒冕成陰迺嫌跡愈興禍圖茲構收合亡命  
結黨聚羣外候邊警內伺國隙元遷兄弟中萃  
淵藪姦契潛通將謀竊發朧即姻家嶽又邑子  
取據匪他昭然以信方邵之美未聞韓彭之釁  
已積此而可容孰寄刑典便可即遣收掩肅明  
國憲大辟所加其父子而已凡諸註誤一從蕩  
滌收敬則子貢外郎世雄記室參軍季哲太子

洗馬幼隆太子舍人少安等於宅殺之長子黃  
門郎元遷爲寧朔將軍領千人於徐州擊虜敕  
徐州刺史徐玄慶殺之敬則招集配衣二三日  
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還爲尚書令長史王  
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乃率實甲萬人過浙江  
謂思祖曰應須作檄思祖曰公今白還朝何用  
作此敬則乃止朝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  
興盛後軍將軍直閣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  
山陽龍驤將軍直閣將軍馬軍主胡松三千餘

人築壘於曲阿長岡右僕射沈文季爲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以舊將平事百姓擔篙荷鍤隨逐之十餘萬衆至晉陵用沙人范脩化殺縣令公上延孫以應之敬則王武進陵口慟哭乘肩輦而前遇興盛山陽二砦盡力攻之興盛使軍人遙告敬則曰公兒死已盡公持許底作官軍不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領馬軍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敬則索馬再上不得上興盛軍容表文曠斬之

傳首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敬則之來聲勢甚盛裁少日而敗時年七十餘封左興盛新吳縣男崔恭祖遂興縣男劉山陽湘陰縣男胡松沙陽縣男各四百戶賞平敬則也又贈公上延孫爲射聲校尉

陳顯達南彭城人也宋孝武世爲張永前軍幢

主景和中以勞歷使使太始初以軍主隸徐州  
刺史劉懷珍北征累至東海王板行參軍負外  
郎泰始四年封彭澤縣子邑三百戶歷馬頭義  
陽二郡太守羽林監濮陽太守隸太祖討桂陽  
賊於新亭壘劉劭大桁敗賊進杜姥宅及休範  
死太祖欲還衛宮城或諫太祖曰在陽雖死賊  
黨猶熾人情難固不可輕動太祖乃止遣顯達  
率司空參軍高敬祖自查浦渡淮以石頭北道  
入承明門屯東堂宮中恐動得顯達起至乃稍定

顯達出杜姥宅大戰破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  
不出地黃村潘嫗善禁先以釘釘柱嫗禹步作  
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日中鏃出之封豐城縣  
侯邑千戶轉游擊將軍尋爲使持節督廣交越  
三州湘州之廣興軍事輔國將軍平越中郎將  
廣州刺史進號冠軍沈攸之事起顯達遣軍援  
臺長史到道司馬諸葛導謂顯達曰沈攸之擁  
衆百萬勝負之勢未可知不如保境蓄衆分遣  
信驛密通彼此顯達於座手斬之遣表疏歸心

太祖進使持節左將軍軍至巴丘而沈攸之乎  
除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轉前將軍太祖太尉左  
司馬齊臺建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領衛尉太  
祖即位遷中護軍增邑千六百戶轉護軍將軍  
顯達啓讓上答曰朝廷爵人以序卿忠發萬里  
信誓如期雖屠城殄國之勲無以相加此而不  
賞與章何在若必未宜爾吾終不妄授於卿數  
示意同家人豈止於君臣邪過明與王李俱祇  
召也上即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蒸一盤

上即以充飯建元二年虜寇壽陽淮南江北百  
姓騷動上以顯達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  
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  
史之鎮虜退上敕顯達曰虜經破散後當無復  
他關理但國家邊防自應過存備豫宋元嘉二  
十七年後江夏王作南兗徙鎮盱眙沈司空亦  
以孝建初鎮彼政當以淮上要於廣陵耳卿謂  
前代此處分云何今僉議皆云卿應據彼地吾  
未能決乃當以擾動文武爲勞若是公計不得

惓之事竟不行遷都督益寧二州軍事安西將軍益州刺史領宋寧太守持節常侍如故世祖即位進號鎮西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獠前後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賧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夷震服廣漢賊司馬龍駒據郡反顯達又討平之永明二年徵爲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任在外經太祖之憂及見世祖流涕悲咽上亦

泣心甚嘉之五年荒人桓天生自稱桓玄宗族與雍司二州界蠻虜相扇動據南陽故城上遣顯達假節率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雍司衆軍受顯達節度天生率虜衆萬餘人攻舞陰舞陰戍主輔國將軍殷公愍擊殺其副張麒麟天生被瘡退走仍以顯達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顯達進據舞陽城遣僧靜等先進與天生及虜再戰

大破之官軍還數月天生復出攻舞陰殷公愨破之天生還竄荒中遂城平民曰土三城賊稍稍降散八年進號征北將軍其年仍遷侍中鎮軍將軍尋加中領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一部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有子十餘人誡之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旣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竝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

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顯達謂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自逐十一年秋虜動詔屯樊城世祖遺詔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隆昌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如故置兵佐豫廢鬱林之勲延興元年爲司空進爵公增邑千戶甲仗五十人入殿高宗即位進太尉侍中如故改封鄱陽郡公邑三千戶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建武二年虜攻徐司詔顯達出頓往來新亭白下以爲聲勢上欲悉除

高武諸孫微言問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介慮上乃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匿車乘朽故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不過十數人侍宴酒後啓上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不許是時虜頻寇雍州衆軍不捷失沔北五郡永泰元年乃遣顯達北討詔曰晉氏中微宋德將謝蕃臣外叛要荒內侮天未悔禍左衽亂華巢穴神州逆移年載朕嗣膺景業踵武前王靜言隆

替思又區夏但多難甫夷恩化肇洽與師擾衆非政所先用戢遠圖權緩北略冀戎夷知義懷我好音而凶醜剽狡專事侵掠驅扇異類蟻聚西偏乘彼自來之資撫其天亡之會軍無再駕民不重勞傳檄以定三秦一麾而臣禹迹在此舉矣且中原士庶久望皇威乞師請援結軌馳道信不可失時豈終朝宜分命方嶽因茲大號侍中太尉顯達可暫輟槐陰指授羣帥中外纂嚴加顯達使持節向襄陽永元元年顯達督平

北將軍崔慧景衆軍四萬圍南鄉界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虜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外圍既急虜突走斬獲千計官軍競取城中絹不復窮追顯達入據其城遣軍主莊丘黑進取南鄉縣故順陽郡治也虜主元宏自領十餘萬騎奄至顯達引軍渡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敗虜兵甚急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逕道從分磧山出均水口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左軍將張干戰

死追贈游擊將軍顯達素有威名著於蠻虜至是大損喪焉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朝議優詔答曰昔衛霍出塞往往無功馮鄧入關有時虧喪况公規謨肅舉期寄兼深見可知難無損威略方振遠圖廓清朔土雖執憲有常非所得議顯達表解職不許求降號又不許以顯達爲都督江州軍事江州刺史鎮益城持節本官如故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遙光啓明帝慮顯達爲變欲追軍還事尋平乃寢顯達亦懷危怖



及東昏立彌不樂還京師得此授甚喜尋加領  
征南大將軍給三望車顯達聞京師大相殺戮  
又知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  
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令長史庾弘遠司馬  
徐虎龍與朝貴書曰諸君足下我太祖高皇帝  
睿哲自天超人作聖屬彼宋季綱紀自頓應禪  
從民邁此基業世祖武皇帝昭略通遠克纂洪  
嗣四關罷嶮三河靜塵鬱林海陵頓孤負荷明  
帝英聖紹建中興至乎後主行悖三才琴橫凶

席繡積麻筵淫犯先宮穢興閨闈皇陛爲市屢  
之所雕房起征戰之門任非華尚寵必寒廝江  
僕射兄弟忠言屬薦正諫繁興覆族之誅於斯  
而至故乃扞噬之刑四剽於海路家門之豐一  
起於中都蕭劉二領軍竝升御座共稟遺詔宗  
戚之苦諒不足談渭陽之悲何辜至此徐司空  
歷葉忠榮清簡流世匡翼之功未著傾宗之罰  
已彰沈僕射年在懸車將念机杖歡歌園藪絕  
影朝門忽招陵上之罰何萬古之傷哉遂使紫

臺之路絕縉紳之儔纓組之閣罷金張之胤悲  
哉蟬冤爲賤寵之服嗚呼皇陛列劫豎之坐且  
天人同怨乾象變錯往歲三州流血今者五地  
自動昔漢池異色胥王因之見廢吳郡暫震步  
生以爲姦倖況事隆於往怪豐倍於前虐此而  
未廢孰不可興王僕射王領軍崔護軍中維簡  
正逆念剖心蕭衛尉蔡詹事沈左衛各負良家  
共傷時嶮先朝遺舊志在名節同列丹書要同  
義舉建安殿下秀德沖遠寔允神器昏明之舉

往聖流言今忝役戎驅亟請乞路須京塵一靜  
西迎大駕歌舞太平不亦佳哉裴豫州宿遣誠  
言久懷慷慨計其勁兵已登淮路申司州志節  
堅明分見迎合總勒偏率殿我而進蕭雍州房  
僧寄竝已纂邁旌鼓將及南兗州司馬崔恭祖  
壯烈超羣嘉驛屢至佇聽烽謀共成脣齒荆郢  
行事蕭張二賢莫不案劔飡風橫戈待節關畿  
蕃守之儔孰非義侶我太尉公體道合聖杖德  
脩文神武橫於七伐雄略震於九綱是乃從彼

英序還抗社稷本欲鳴笳細錫無勞戈刃但忠  
黨有心節義難遣信次之間森然十萬飛旂咽  
於九派列艦迷於三川此蓋捧海澆螢烈火消  
凍耳吾子其擇善而從之無令竹帛空爲後人  
笑也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  
水軍據梁山左衛將軍左興盛假節加征虜將  
軍督前鋒軍事屯新亭輔國將軍驍騎將軍徐  
世標領兵屯杜姥宅顯達率衆數千人發尋陽  
與胡松戰於採石大破之京邑震恐十二月十

三日顯達至新林築城壘左興盛率衆軍爲拒  
戰之計其夜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渡取  
石頭北上襲宮城遇風失曉十四日平旦數千  
人登落星岡新亭軍望火謂顯達猶在旣而奔  
歸赴救屯城南宮掖大駭閉門守備顯達馬稍  
從步軍數百人於西洲前與臺軍戰再合大勝  
手殺數人稍折官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  
西州後烏榜村爲騎官趙潭注稍刺落馬斬之  
籬側血湧漣籬似淳于伯之被刑也時年七

十三顯達在江州遇疾不治尋而自差意甚不  
悅是冬連大雪梟首於朱雀而雪不集之諸子  
皆伏誅

史臣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其身名者非唯不  
任職事亦以繼奉明章心尊正嫡君安乎上臣  
習乎下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身極  
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勲非往時位踰昔等禮  
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  
手扞頭人思自免干戈旣用誠淪犯上之跡敵

國起於同舟况又踈於此者也

贊曰糾糾敬則臨難不惑功成殿寢誅我螫賊  
顯達孤根應義南蕃威揚寵盛鼎食高門王虧  
河兗陳挫襄樊

伏誅

史臣曰光武

任職事亦以

...

...

...

...

南齊書卷七



